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一目錄

廣西

布政使

胡智

伍希淵

龐泮

陳奎

魏一恭

許應元

參政

張昂

周源

胡堯元

參議

林興祖

朱驥

顧中立

吳鼎

沈寵

按察使

楊世華

副使

劉仁宅

廖紀

楊必進

查鐸

趙伊

鄭一信

錢立

僉事

鄭觀

熊景

邵清

袁泰

章熙

知府

蔡蒙

李昊

曹琚

鍾曉

衡岳

華愛

鄭舜臣

郭鼎忠

同知

葉禎

伊伯熊

通判

桑悅

知州

蔡運

州同知

張鐸

州判官

王濟

教授

李文利

驛丞

杜常

仁和俞思冲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唐徐象樞

刊行

三六翠

焦太史編得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一

廣西

布政使

廣西左布政使胡智

實錄

智字宗愚浙江會稽縣人永樂辛丑進士擢監察御史巡按陝西夏大雪智疑有冤獄未伸悉按部內諸司獄有繼母不安其室子諫之者繼母誣以不孝智廉得其情訊之遂釋其子宣德間陞廣西副使龍州與交趾思郎州連歲交兵爭地智定以公議交人不取以爭景泰初陞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十餘年足跡

朱管入公門至是卒

廣西右布政使伍公希淵神道碑 李東陽

伍氏世居吉安之安福元季有性中者以鄉兵扞州
里生子洪國初以春秋舉進士爲臨清縣丞是爲公
高祖處士諱述遷者爲公曾祖知樂清縣贈監察御
史諱寃者爲公祖封刑部員外郎諱體祥者公考也
公諱希淵字孟賢少敏悟季父御史璵奇之言于刑
部公俾與從弟希閔同受世業一日塾師請辭曰吾
不能爲二子師也天順己卯公舉鄉貢癸未試禮部
彭文憲公以春秋宗一時適主試事擢公爲第四人
經義梓行者不竄一字甲申登二甲進士授刑部四

川司主事未踰年尚書以爲能令勘獄止畿歸職稱
旨有大臣薦爲按察僉事例以資格弗許遷員外郎
進陝西司郎中決南畿重辟及錄浙江繫囚多所開
釋復薦爲大理寺丞不果有中貴臣銜命獄尚書
以下禁莫敢抗公執論侃侃麾之不肯退坐是賈恕
尋以註誤出爲廣州府同知會後山有劇寇承檄與
按察使陶魯分路進捕多所擒獲勾稽軍籍陳便宜
二十事御史爲下列郡行之民相與語曰非伍貳守
幾不可爲郡矣傳聞京師擢知府公益自展布事無
劇易務力爲之嘗相水作陂堰多積穀爲儲蓄置保

伍使民自相扞衛徵科差役必審定丁戶凡所規畫
有至今存者獄訟尤所習辭察面折庭無留案典學
表善取鄉先達遺文刻于郡齋時集諸生稱說經史
以風厲之登上第爲顯官者踵相屬每部使舉郡縣
能吏必爲稱首一月間吏部連擬雲南按察副使及
湖浙叅政皆不果弘治己酉九載考績王端毅公爲
吏部方欲進用而巡撫都御史請還公舊治乃擢廣
東右叅政諸路習聞公名皆安其教令不敢犯乙卯
遷廣西右布政使取道歸省遂丁刑部公憂繼母劉
宜人亦喪家居數年公亦謝事不復仕而子符已進

雲南右布政使為用事者所中就理浙藩既而用事者敗始得白歸比有後命公已屬疾踰旬而卒公寬厚豁達不設崖谷而中有介辨解紛治錯皆談笑為之雖專城牧長若不盡其用者事繼母甚孝謹撫二弟遺子女皆底成立官所入俸粟為奉養賓祭費餘輒以分子媵暨諸姻族賻喪給婚不可勝紀生正統丁巳九月卒正德辛未四月年七十五

明中奉大夫廣西右布政使拙菴伍公希淵墓表

莆田林俊

正德辛未卒廣藩右轄拙菴公也子符亦右轄湖南

留待未赴得自盡于公碑銘二筆得吾師少師西涯
翁吾友少宰圭峰翁二翁名宗工良副矣左轄吾閩
又屬俊表其墓嗚呼其無已是心乎公諱希淵字孟
賢伍出安成顯姓安成擅春秋伍尤正傳公在諸生
與羣從僉憲君希閔號雙壁天順癸未公會試禮部
名第四程式之文無涉艾潤名一日震京師傳置之
天下爲奇歷刑部屬予辱尾公後繙閱舊牘法比精
練公獨先輩人英抱直槩同官能道者部之大獄兩
畿之大獄浙之慮囚皆擇能授公公當輒平爲司寇
諸老鑒賞薦臺憲薦廷尉丞坐與審錄貴臣爭是非

陽維公屈而竟行其中同知廣州清戎多襲具文公
搜摘弊隱二十事中其肯綮御史行其式爲式郡事
屬公寬伸滯流費省而誼以寂有無公不成府之謠
分揣山後劇賊謀預機先與陶察使昏功爲埒部知
廣之宜公也擢爲其府知府臨人出政預有以塞其
利孔清其弊源布行其寬大以基教化宜其下以孚
乎其之上人官能連旌憲使藩叅連薦廣士民在京
師者羣然諱所欲留部知廣之果宜公也擢爲其藩
叅政令行于百越嶺海之間人人指爲鉅人長德左
官放臣特若地主若疾得醫風雨得大厦以庇姻族

鄉聚之施亦然立弟之孤祿之入至矣而盡獨不事
媿要規規然校禮柄人獨忌諱既遷廣西右布政使
念父員外翁春秋高紆道省林下因得以視藥視斂
視葬以自盡于翁及其劉氏繼母喪既除遂無四方
之志而符亦進士累如公官鄉以爲難公亦爲之私
慰嗚呼外藩之重至方伯而極矣昔柳公綽與子仲
郢並節度使公同也公綽善事繼母又同柳取進士
四人伍八人公及符及正郎全祖孫三世柳其或少
也仲郢及玘之到將無同乎伍自御史翁冕員外翁
體祥德厚開先公世引之柳根葉之論殆然至謂孝

友敬忠食之醯醬伍無一日無墓田雲物固有席津
潤而被龍光者矣表以并俟之

廣西左布政使龐公泮墓志銘

夏鏞

公諱泮字原化別號芹齋由縣學生中成化丁酉鄉
試登甲辰二甲進士第簡授工科給事中稍遷刑科
都給事中公在諫司久而又事無不言扶理善類五
沮格幸進一斥賤異教妄術三災傷二節罷好玩二
戚里一出身與中官爲敵怨二凡十有六疏可考悉
有頭尾每一疏入衆邀邀危公雖長貳皆以爲可不
必言者公自不能止若責獨在我又如論駁反活及
一事聯名爲副從尙多未計所幸遭遇先帝仁明
間多報可卽有未合亦不過詔獄一旨戊午陞福建

右參政近年大理之貳以待科道之交次者公兩擬大理丞于南京皆無成福建亦再上乃得公在閩分守漳泉興福先是福安縣庫彼掠縣官利在得盜雜捕平民二十人趣斃之公至及活者三人權其罪盡絀知縣丞簿旣而以才力總督糧事辛酉當入覲李布政適病歿公次當行檢李篋中得銀千四百兩解不取曰朝覲人事書一部足矣宋儒黃勉齋故宅爲中貴香火院公毀之改彌陀堂爲彌高以祀勉齋壬戌補河南右布政使首革鎮守太監劉瑯及馬尚書家私役錢銀以兩計日省三四十駕帖取洛陽牡丹

疏請罷之司禮太監李榮索古銅鏡器物公曰物非
土產官取之民無以應則累及冢墓卒不與甲子
轉左廣西未幾思恩土官有爲叛謀調發旁午具有
成績乙丑用病歸御史何道亨給事中戴寶之等交
章畱公不顧也既歸詩酒親舊十有二年而卒得年
六十有七其先襄陽德公之裔至隋有諱王者仕唐
爲總管十三世曰正己宋大中祥符間爲天台尉遂
家焉高祖伯靜號石湖居士曾祖叔圭有士行洪武
中辟不起祖諱瑞父諱計贈工科給事中公平居坦
易遇事振發斬絕不爲左右顧視分所當行貪若嗜

欲挈利害而趨之不可扼挽予年十七八纔少知趨
向口不爲常兒語嘗爲公舉前人之言曰秦檜秉政
三十年只成就得一箇胡邦衡公曰吾輩耳中不可
無此等論議夫言必先有之不然安望其相人如此
也乃今日益驗公卒之明年櫟卜以某月某日合葬
公于縣西芝山之原手錄公歷官行實請銘墓中予
不得辭公嘗評吾文曰如我所見子之文比於韓柳
氏更若理到雖推許過實身爲不薄吾文也况櫟又
以爲言銘固吾責也公在官手不離卷帙發爲詩文
視其爲人有諫垣薇垣歸田三稿寵嘉錄名臣論略

若干卷藏于家或曰前所舉十六疏者若又出姓名指列某事以爲後后可乎予曰得暢御史亨與浙江鎮守張太監訐奏山東副使楊茂元言觸時忌幾以二刑部郎中丁哲斷事橫下詔獄三武岡知州劉遜見構藩府四中官文鼎言家法忤旨五威寧伯王越營求再入六戒乘轎七濫度八燒丹禁中九京師大水十陝西旱十一內監請備元宵燈料十二傳奉取銅鼓十三佞伯周戎張鶴齡縱奴殺人十四論置蔣琮於法十五駁李廣十六當暢張構訐時適有知名已歿大臣視事兩浙反若有助張者

并出之非止以見公之難亦使居位者知謹於未死
之前於乎有如公者誠不敢不表而益著之銘曰志
則難於舉世嘻嘻寒寒匪躬臣實以乏若銅臣心山
石可移虎豹食牛視其兒時所乏矮矮亦有自持公
一不少氣隘殿墀惴惴小夫便汗弗支石不能言我
爲之詞百世而下銘公者誰

廣西左布政使陳公奎墓表

嚴嵩

中奉大夫廣西布政使陳公以嘉靖乙酉四月十五日卒於南昌之里第公諱奎字文表始爲諸生學成久弗試部使以年例黜之或曰名士可失乎復之遂領省薦登弘治己未進士除廣濟知縣爲縣有名召爲監察御史時逆瑾用事公往覈甘肅邊儲忤瑾意撫公徵過逮赴詔獄久之得白擢山西按察副使河南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廣西左使凡仕二十餘年其行事可紀者衆矣在廣濟廉正率僚闢戒私謁俗號罷訟常伺吏得失爲傾陷計公治其桀黠者數人

羣黨爲戢刊論俗之文教民行冠婚諸禮改作廟學
買民地以廣營舍程藝相勸學者由是日起歲大侵
貽書富民咸願出宿時助賑全活甚衆罪贖所入至
瓜代粟積不下數萬邑人銘其政于石在御史論事
無所避出按廣西風采整峻臨試事稱得士在山西
築城南關工費甚鉅公規畫有方城成汾河大決將
逼城民惶擾不知所爲時方歲凶公廩粟二千七百
有奇募貧張計口日給令濟河導流由故道城得不
減而餓者亦賴以賑屢殄劇寇而不任其功公前後
所歷皆憲職慎於刑獄精斷明恕竄正吏牘運筆如

流吏抱案立不得出一語屢辭大辟可疑者率破械
釋之而姦賊之吏則按劾無少貸蓋公施於政者如
此然以性直不能隨世俯仰爲貴要所忌獲不根之
謗言者論公前在河南嘗爲逆藩市馬朝廷下所司
考驗無幾微實跡雖事枉得白而公已倦且休矣屬
疾方劇冠通奉使南方間道歸侍公無他語但救以
守官報國葬制從儉而已陳氏之先爲江州人後徙
吉水五世祖天錫徙南昌天錫生子隆子隆生銘銘
生聰浙江餘姚縣簿公之考也贈監察御史聞諸君
子之論曰大夫飾已厲行期自樹遇事敢往有爲乃

一遭污穢卒黯抑終其身惜哉嗟夫愛憎異情譽毀
易論今之士其不幸而蒙此者亦多矣豈獨公哉

廣西左布政使魏公一恭傳

李德用附

柯維騏

魏一恭字道宗號立峯莆田縣人嘉靖己丑進士授
溫州府推官郡中張璫當路一子弟恃勢慢忽官府
一恭擒而逐之境內肅然民爲立生祠轉撫州府同
知擢刑部員外郎論事忤堂官謫潮州府通判轉楊
州府同知擢廣西提學僉事浙江按察副使嘉靖丁
未一恭坐鎮四明郡而開府朱統以行部至時有倡
議於定海邑海島中築城且列置戍棧朱徑可其語
一恭奏記開府曰是役也非費巨萬更再歲不能卒

業且旦夕波濤撼激不出數年卽舉而棄之無益也
絕不可行朱迺撥守巡二大夫偕一恭同歷海壖睹
形勢旣至朱指畫上下躍然抵掌以爲倡議者言便
二大夫復從旁是之朱迺以面嚮一恭視一恭復持
初議否且欲面難言不便者何狀公轉眄故作望洋
不顧朱爲一恭好乖其意不憚甚已而朱復以大捷
盛帳具宴一恭語諸佐吏曰海上幸獲無事吾曹莫
能效尺寸功奈何以捷聞也而強從宴宴之日定海
令具金花文綺自開府下至村官各有差一恭獨掉
頭麾卻朱目攝之一恭不以爲意朱偃坐席上爲之

不怡者久之酒數行卽罷宴後廼以他事劾論一恭
疏已驛發矣御史裴紳力言魏有盛名劾且不利廼
遣疾騎從間道追還已進江西叅政廣東按察使山
東右布政使廣西左布政使俱有勞績其未擢左使
也山東廣西士夫羣赴吏部爭乞一恭再任未幾卒
于任年六十五一恭起自單族刻意清約累宦行李
蕭然無長物過里敝服徒步如寒士平生一毫不苟
取雖交際微物亦周却察案多訾其形人之短一恭
聞之不爲變也一恭之後有李德用字于文號弦所
棣江人嘉靖庚子鄉薦授廣東長樂知縣性介而宦

貧不能養交六年弗遷藩司亦弗與考績德用因病
圖歸省懇乞致仕不俟報徑歸殷分巡知德用清苦
檄縣贖金百兩爲贖堅辭不受卒于途父老築印金
亭以旌其節又立祠縣左子多見萬曆甲戌進士

廣西右布政使許公應元墓志銘 侯一元

嘉靖乙丑茗山許公卒公諱應元字子春生而絕敏
數歲日誦數百言爲諸老先生所賞異年十五爲博
士弟子二十而舉嘉靖乙酉鄉試己丑赴試春官太
史倫公以訓奇其文欲寘高列爭之主試不能得志
曰第落之異日以冠多士耳壬辰舉進士倫公復品
之曰西京之文也當選庶吉士執政者知公欲一見
公不往曰吾始仕也而當偃溲鼎貴之門冒謁于進
哉坐是竟不得入翰林出知泰安州然應制諸詩籍
籍博矣吏部李公開先見之亟嗟服爲盛唐雅調焉

州故蔽士久不舉公至則闢泰山書院簡才士准磨
教之士遂遠舉文風大振有豪右觸死法賂權貴人
以請公不爲撓竟斃之廉白自持苞苴斷絕減節民
力不以媚上嘗有史僉事者怒其簡薄梓寮吏欲笞
之公從容進曰饋之不豐知州罪也請貸寮吏僉事
不顧公出卽投劾自免於是撫按父慰留公而僉事
亦內愧去無何以能理劇復調秦州治如泰安秦人
有張御史者陰鷲常徂伺持吏短長橫州中公至張
伺無所得卽惛伏不敢愆法居一年所丁父平厓公
之憂以歸服竟擢工部都水員外郎是時江西夏州

國者幸於上詔工部遣匠作治其父墓而夏欲得名士卽陰推部疏以公往非其志也然職事不得辭使往且二年益持廉正非公事不交相君相君心敬之事竣欲轉公太僕少卿公聞堅辭又欲使爲江西提學又辭其轉爲虞衡郎也董鑄錢治盜甲日與中貴人從事而公端凝自持未嘗與私語中貴人亦莫不敬公者逮歲甲辰則公爲郎六載矣乃遷夔州府知府夔者楚蜀孔道交夷漢集兵民民罷事蜩號難治公馴以廉靖馭以平典時斥其桀黠者法之郡以蘇息日勸學敦士暇則求三閭大夫杜工部故蹟

祠祀之吊古嘯咏篇什流傳以儒飾吏彬如也而夔
之治遂爲一道最已酉擢四川按察副使甫上而值
執政者新用事求故相所厚簡之而公素不交執政
則以爲故相所厚也又有前使事卽嗾言者彈公御
史大夫屠公僑者剛正人也爲抗言于朝曰夫許子
爲郎久之乃出爲遠郡又久之乃遷若此者而猶謂
之干進耶於是素復愈白然猶調爲廣西副使兼撫
夷夷侵蝕郡縣久公患之爲上三議曰責田主嚴罰
格更旗軍大略主守隘護田者扼夷奪之食積牙拮
童使自屈而已事皆施用已又攝兵府江誅巨獍三

馬巨獍者莫氏兄弟凡三人以雄勇名兩粵間往數
歲嘗大嘯聚破城殺吏討之漏刀去前兵備以獲報
而罷兵及是則復出猖甚公懲前事計必得因設方
略陰部勒購土人浹旬而三兇授首江道底寧督府
將上其功公念事聞前兵備且得罪廼力沮不復上
聞者蓋莫不多公間治獄有觸法當遠戍者而人甚
衆公第謫其一二人餘悉未減御史則欲盡謫之公
曰法如是足矣且戍者皆當發閭左護其行本以懲
姦也而甚病民不可凡公之措意弘厚類是也乙卯
遷遼東苑馬寺卿又孳孳條政八事明年轉爲雲

南布政司叅政未上而奔太宜人喪已未起補福
惠時倭夷整居縱掠諸將守便宜趙起不戰且久公
至則慷慨募食厲兵以寡擊衆遂大破賊多首虜功
而公終守正不以私於當事者事上亦竟不錄也然
公去閩半歲間則後守者隳敗賊遂入興化塗地矣
壬戌爲雲南按察使明年徙今官所在有績廣西父
老迎公蓋欣欣喜而泣也然公再歷瘴鄉憂民惕夷
貌亦僕尋爲之敝矣歲甲子卒得年僅六十悲夫所
著曰水部稿曰隋堂稿所撰次曰春秋內傳列國語
曰史記抄曰漢語今若干卷

叅政

廣西布政司右叅政張勗傳

實錄

張勗字勉夫吳縣人父以常求樂甲辰進士爲河南
遂平知縣改永平灤州學正勗侍學於灤永樂丁酉
中順天府鄉試授揚州江都縣學訓導秩滿用薦試
上國觀光賦等題陸監察御史勗以身許國知無不
言嘗出按山西體察民隱密封奏之其言激切有古
諫臣之風而不便者媒以他事必欲陷勗以成賴
憲廟仁聖卒保宥之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丁母憂
歸未幾卒年止四十有九勗氣宇剛方閭門之間亦

以之爲矜式

廣西左叅政周公源墓志銘

吳

公諱源字本清別號直齋周氏爲武昌著姓其先有
諱壽者仕元爲翰林直學士曾祖諱仲彰隱居不仕
祖諱縉永清典史 文皇帝靖難兵起永清公佩印
南奔將他圖事泄械送京師 上義之貸其死謫戍
興州父諱獄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沒贈知府母邵氏
繼母張氏俱贈恭人公少莊重喜讀書弱冠遊邑庠
益親師友勤學問遂有聲場屋中景泰元年湖廣鄉
試卒業太學拜山東道監察御史恒以別白邪正爲
心每言小人過雖小宜遏其微君子不幸而有註誤

不可以不拯揀議者謂識大體未幾奉勅清理河南
軍政時姦弊多吏不能革有養乞兒補籍伍指同名
以覲免役者公悉爲正之成化丙戌巡按貴州舉廉
黜貪有大吏爲劾去卒無怨言金竹安撫司安撫金
澄爲叔鐸所鳩其繼母王氏發之鐸遂誣王與澄亂
且云有娠王不勝拷掠竟誣服禁踰年無驗公至爲
直其冤乃寘鐸于法丁亥丁外艱服闋 上命公賑
濟大興等縣所活民以萬計招撫流亾三千餘家適
揚州守缺吏部以揚南北要衝苦役繁且值歲饑民
不能堪遂奏公補之公規畫有方供費不缺而民不

知勞時有鹽商曹隆買妾楊氏楊攜韓氏兒祥依隆居祥長誘隆子玘至野外殺之因誣其仇張俊潛入城濠洗血匿刀水中邏者縛以見公祥以刀未獲不卽承公臨濠上忽有飛鷹墮水中公曰刀在是矣今人汲水取之祥遂引服與化有婦人張氏殺其夫朱普普家不知其鄰周坦知之婦遂訟坦殺夫繫獄數年不決公得其狀出坦公在揚所斷疑獄如此類者甚衆不能一一記也丁酉以內艱去位服闋改臨江府臨江民好訟株連蔓引動千百人比揚尤號難治公聽決如流獄無滯囚甲辰陞廣西左叅政分守柳

州柳之都指揮王英暴且貪士卒不勝擾譁而出城
幾欲爲變公聞之急馳至諭以禍福遣歸營且劾英
罪卒乃聽命丙午公年滿七十謝政歸鄉里日與故
舊飲酒哦詩爲樂有語州郡短長者輒不應弘治癸
亥卒于家春秋八十有七公平居謹厚退然若不能
言及居官臨事則精明果斷吏不能欺勢不能屈而
其要卒歸于仁厚與人交一以至誠未嘗爲遊詞僞
色雖奴隸之賤與其語惟恐傷之故見之者皆怡然
無不滿之色卒之日聞者莫不流涕焉嗚呼公可謂
鉅人長者矣

贈右布政使廣西叅政胡公堯元傳 胡直

胡堯元蒲圻人兒時游白石山謁顏真卿祠嘆曰大丈夫歿國血食斯土榮名豈有旣乎慨然自許登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督金盞馬房諸倉關人谷大用者瑾黨也嘗以門客屬公公沮辱之司徒王瓊以谷言責公公曰官至尚書倚若爲冰山耶瓊大恚亟謀去之冢宰楊一清雅知公以司徒言薄譴高郵州同知州運河故邢溝也水自諸湖入河承下流兼三十六湖之委歲春秋湖水溢害諸田夏冬水涸不可田民苦之乃請倣古人溝洫之法方一里

爲溝深一丈六尺廣二丈至興化而止河東故有涵
洞石匣如法修之以時啓閉旱潦不能災民甚賴焉
州民好淫祀士女祀之東嶽無忌公毀之更爲文游
臺祀蘇東坡黃山谷孫莘老秦淮海四賢莘諸生其
中攝江都邑亭丁丑 上詔侯指揮婁馬氏入宮言
官諫不聽乃之疏略曰漢選後官家人子入侍唐納
壽王妃職爲亂階 上不納閩人史秦督制御服還
京所過郡邑賊殺亾辜甚衆公抗疏條其姦乞詔法
司訊鞠梟史秦首都門謝百姓復斬臣首以謝史秦
時人人爲公危 上寬仁無譴人莫不賢之戊寅冬

選江西瑞州府通判明年六月宸濠反中丞孫燧副使許逵死之公自吳城聞變微服徒步夜行旦伏間道五百里還郡被執寮屬亾去公攝郡事召士民泣諭之歿守無貳遂請兵中丞王守仁即日具疏上召使人榻前勞問賜食詔擢公爲守僞駙馬李蕃據城中乃集兵謂妻黃氏曰吾與城俱亾汝善爲計黃氏泣曰君其盡忠毋以妾爲念公出黃氏懷印抱女顧季子宣及家人胡永曰事若不測妾當投井以死公乃簡壯士盛官儀詐稱迎藩伏兵石鼓潭擒之斬首九十四級報至王守仁曰微胡通判瑞其不免乎

守仁遂屬以兵使備賊無西公曰涼無西意第恐東下爲憂耳乃使人聲言瑞兵十萬且至夜城西隅忽墜城中鼓噪謂瑞兵至矣涼懼修戰守之具甚備七月朔帥兵趨南京守仁屬公勵壯士前戰于王家渡偽都督凌十一馳馬回公佯却竟發一矢射死之擒賊周瑞追戮于八字腦擒殺二百七人師次鄱陽湖南風急公曰賊衆難卒平東風縱火可得志也或謂風無常難恃公曰討逆自天何疑哉乃與吉安守伍文定部分將士縱火焚賊舟遂俘涼賊平始還郡黃氏曰吾與君得生蓋天佑社稷耳元以郡承師旅之

後務在拊循爲條教下諸州邑訪故老咨民利病清
獄市輕徭薄賦郊行勸課農桑賑貧恤死施藥療疾
嘗郡中徭費三千餘金嘉靖壬午詔以江西功授廣
西右叅政督總糧儲巡察邊務洛容邑爲賊陷幾廢
公復之建桂林書院買田百畝給筆札膏燭選學官
明經者爲師諸生各以其經受業焉土酋岑猛守田
州以兵力自凌轢他郡劉召者猛逆黨也誘執都指
揮孫震曰必復土目退官兵乃還震耳或謂震輕嘗
賊請釋召公曰震固易敵田州土酋得無陰使召耶
土目復官兵退召必擁震而入思恩計之晚矣乃條

自罪狀白當道督責諸帥難之不從以和召果以震
去如其言中丞盛應期屬公曰諸帥違若言敗若深
知兵其盡力公辭不獲乙酉三月進兵擒賊將李隆
禮陸利廣脫其縛結以恩信使執召轅門贖罪當道
欲致二人于法公曰業已許之其可背乎自是餘賊
多附蓋自召叛至今十有九年矣公乃深入東蘭那
地金城諸絕域經畫疆理宣布朝廷威德奏凱還是
年冬中丞姚鏌疏請征猛 天子可之鏌問計將安
出公曰岑施王達爲猛敗失其職守怨猛深今若許
其立功還故職則二人樂用又使人聲言兵十萬取

田州猛必專意泗城乃思使恩堅壁捷良三心以游
兵劫其村落令猛左顧以禦思恩南寧武緣各整兵
旅待湖兵至夾攻之三面受敵猛亾能爲也若餘兵
四掠以右江兵出賓州左江兵與南寧武緣合思恩
兵從後擊之賊將奔突無地歸順者猛之南屏也猛
親在焉猛急必遁歸順趨交趾若陰使人結其所親
以啗吮之功乃萬全策耳竊奇之遂屬公鎮南京湖
兵至檄公監軍都督指揮沈希儀等五將軍帥八萬
分道進令曰擒猛者聽轅門計功行賞賜千金爵一
級畀其地黨惡者移兵誅之猛懼謀不知所出裂帛

書寬狀抵鎮鎮不聽六月一日公帥兵進攻賊將陸
綬號萬人敵猛男邦彥素驍勇公曰此難短兵接也
選精騎馳射之綬五易其馬公追之殺七十四騎而
後投首邦彥逃猛果謀出奔猛婦翁歸順知州岑璋
以其女失愛於猛憾之欲得猛以爲功先是公令沈
希儀等察千戶趙臣雅善璋遣臣抵璋所得與猛相
警狀說璋擒猛自效邦彥守要害璋佯以姻故遣千
人助之實爲間邦彥納之及兵擊邦彥璋千人爲內
應竟斬邦彥猛奔璋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
三四夕可至交趾猛從之公策猛已至璋所遂以兵

萬人擣歸順璋遣人持羊酒犒師見公謝曰猛欲走
安南璋繫之亾去幸緩五日當縛至轅門乃許之璋
乃給猛曰天兵已退當爲君奏白寃狀遂爲疏令猛
出印印之璋知猛印所在置酒賀猛持醕酒一杯進
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爲計猛遂飲酒以死璋
斬其首并佩印遣使至軍門上至所分兵復斬賊將
王林等初公聞邦彥授首恐非真進隴客巢窮驗之
冒瘴死復蘇猶口授諸將兵事一十三條疾遂篤輿
至橫州卒時嘉靖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知州陳堯恩
視其行李唯夏衣數襲圖書盈篋發公內帑殮焉士

民哀之如喪考妣請立祠大中丞石金疏其死國事
乞贈官立祠以祭詔曰胡堯元實死國事贈中奉大
夫右布政使祠桂林

參議

廣西布政使司右參議林君興祖墓表

楊士奇

廣西布政使司參議林公永樂九年九月七日卒春秋五十有一林之先居光州固始唐末諱靖者從王番知于閩以功封忠列侯終于閩子孫遂家福清至元諱廷玉隱居不仕生考亭書院山長時中山長生福建行省員外郎子華公文也員外元季鎮潮州又家於潮公諱典祖字伯禎幼穎敏嗜學七歲而孤母陳守節教育之稍長出從明師十四能屬文十五從

師授春秋經日習舉子業家貧教授以養母而能盡
孝母嘗坐舅氏累及至縣庭將笞之公叩頭哭哀請
代笞縣併釋其母子翌日縣以禮幣舉孝廉上京師
授山東蓬萊縣主簿持恭慎凜然冰檠之操三年坐
格公務降龍江驛丞丁母憂去服闋改儀真遺運大
使陞邵武府倉大使邵中歲饑尚書夏公時巡撫福
建得便宜行事郡集其屬謂曰民孱可憫孰能詣巡
撫求賑者方隆暑炎赫衆莫應公曰與祖當行卽懷
郡版晝夜倍程以進夏公覽牒從容未有言公懇懇
言民命危急仰公如慈母義形於色夏公遽檄郡發

廉活數萬口郡守丁原振薦公于朝陞當塗知縣
有世傳之政典學育才表善勵俗而廉操如蓬萊吏
民載之滿一載陞代府長史賜勅諭及襲衣文綺賞
塗青老數十人伏闕下乞留不得肯涕泣去公爲長
史以夜思所以匡輔之道疏陳十餘事又隨事直諫
不見聽朝廷知之召遷改工部都水司郎中居無幾
陞廣西右叅議時安南逆命朝廷方出師討叛命馳
驛之任旣至卽躬詣邊境周視險易繪圖以進且獻
所規畫又請兵之所加止罪叛逆預禁將士俘獲生
口用慰來蘇之望踰年安南平郡縣其地調交陞

悔降附振起涓涔夙夜盡心焉一日餘寇復叛公守
盤灘城所招降三十餘人皆在城中寇圍城急主帥
慮三十人生變將盡殺之公曰吾既許以不死殺之
不信將何以得後來者且三十人何能為卒不殺而
寇解圍去公在交趾再歲朝京師至滕縣卒其為人
端重有雅度終日端坐人未嘗見其疾言遽已事寡
姊如母訓育孤甥如子卒致有立其友張禮聞為學
正死濱州子政孤弱不能歸公至廣西若與其子同
學業成厚贖遣歸後政亦致通顯公居官有實惠及
性澹泊不殖
貨利家無餘資惟積書數十卷嘗指示其子曰吾以
是遺爾足矣好為古文所賦詩有棠陰集授于家

廣西左參議朱公驥墓志銘

韓雍

公諱驥字漢房姓朱先世爲琴川文學里人祖以上
隱德弗仕父士進樂善好施鄉稱長者母蔣有淑行
公自幼警穎絕人八九歲能涉獵經史十三爲詩屬
文有老成句弱冠父命爲邑庠生孜孜力學不懈寒
暑正統戊午領京闈鄉薦隨值外艱家居哀毀骨立
後三年壬戌始克登劉儼榜進士公風儀秀雅文思
煥發題詠述作迴出人右而揮毫染翰迥勁美麗自
成一家朝士甚器重之未幾上命典遼府喪事克
稱任使王深嘉之癸亥擢大行人奉使所至宣上

德達下情不愧任使而與人辨論古今人物得失事
成敗利鈍傾座歛聽議者謂其誠有專對之才既而
敏賢勞進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侃侃論事不爲權貴
所屈嘗出按淮南諸處風稜峻整民吏震懾剖決訟
獄筆無停思所至人皆以才御史稱之閱三載受勅
贈其考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母妻俱封孺人時
廣西盜寇竊發民不堪命藩臬諸司官皆簡才望卓
卓者往任當道遂薦公爲廣西按察司僉事公至籌
畫可以弭盜事宜若干條獻策於主帥安遠侯柳公
安遠雅信重惟其言是聽以行多所克捷盜旣平安

遠以公多奇功聞於朝陞公廣西布政司左叅議進階朝列大夫已而盜復起公從安遠出伐籌畫益多渠魁就擒餘黨悉平朝廷知其由遣中使齎璽書金帛卽軍前諭勞甚至公之平生所樹立章章若此凡其僚屬與朝之紳士大夫率以卿輔期之而公以公事入京便道過鄉薨疾遂不起嗚呼傷哉公生於永樂丁酉九月卒天順壬午正月年四十有六

左山先生顧公中立傳

徐獻忠

左山先生顧公名中立字伯從華亭顧氏出自梁橫門侍郎野王郡中名家稱顧氏幾與陸伯言後世等國初居柘林以詩著者名景暘生彥迪永樂間以儒士徵君英國幕府於先生爲高祖彥迪生仁仁生容任阜口尉瑛生斌中鄉舉任興寧令以循良稱娶康氏生三子先生其仲也垂髫時補邑弟子領正德丙子鄉薦與其弟中孚同丙戌舉進士授南刑部主事後轉北部以望選舉本科看詳諸司章奏者三年後以便養太宜人復乞南改授禮部儀制司郎中逾年

補山東按察司僉事滿考陞廣西布政司左叅議母
老乞終養歸先生自幼穎達書過目卽通大義顧文
僖公清聞其奇俊以心正則筆正題試之頃刻屬草
運於身者皆氣也而所以生則存乎心文僖大異之
遂收置門下爲高弟子其在刑曹叅駁詳慎多所平
反聲稱偉然在山東力持綱紀屬吏不法者往往解
印綬去監司有疑議多取決焉有邑令犯贓先期取
赴部請移文銓曹械歸罪之其志務在愛養小民非
立名也青徐間歲侵流離載道亟欲賑之有司以未
得請爲慮先生曰人死不能須臾有營營自承之以

是全活者甚衆其設法捕蝗尤爲省便以威望推督
銀鑪姦宄帖息究其用世之才什未一二而政績已
卓然矣任刑部員外郎時獲以恩例贈封父母後得
日侍太宜人雖仕路方達欣然棄官歸人咸重之長
兄中行早世撫視其孤竟有成立與弟少相敦愛至
老不替先生旣乞歸弟亦棄官相從林壑間一景可
適一味可甘未嘗不美也其孝友之性出自天成如
是宅之西偏有地數畝闢爲園池花竹蔚然可賞因
以洪厓名其堂花辰雪夕與三四良朋舉酒賦詩不
復料理人間事諸所酬應悉出自內因得暢然適其

情晚更杜門養靜獨處一室扁曰鐵漢窩探討名籍
雠校甚多聞一奇書必構構而得之必了其義勸則
偃息適則高唵其所自得已多矣有道人薛頭陀者
聞其風謂可與入道也造先生居終日少語長夜無
寐欲授以長生訣先生雖善待之謂人之正氣自可
長留於天地間何待解脫稱仙人薛笑而去先生賦
性本自剛明直諒而靜虛公家法復方嚴且里中先
輩若夏之夫之敦素張莊簡之清正顧文僖之真純
日常誦法不置故其居身有尺度仕宦無詆訾吾黨
良士如先生更幾人哉所著詩文若干悉名洪厓堂

集四子務學向往咸有端緒雖未入仕固已有後矣
予與先生締交久一旦萎謝悵望靡及固輯其行略
爲傳云 徐子曰詩不云乎雖無老成尙有典刑顧
子雖言往追思其槩行歷歷可程法後生自砥以立
名節將不有途轍耶孔子思見君子曰斯可矣茲雖
傷感衰周未俗要之上世聖人固不多生而師資之
道未嘗闕也嗟乎如先生不謂君子者乎

廣西布政司左叅議吳先生鼎墓志銘

許相卿

吳君諱鼎字維新錢塘城北隅人也父宗裕封承德
郎刑部主事母陸氏繼母戚氏妻顧氏贈封並安人
君少慧嗜學父母念獨子重苦之交禁弗爲止選錢
塘文學弟子員朗秀駿蹕氣蓋一時矜佩少年諸司
勸學較藝輒皆取君冠其曹君正德中進士釋褐試
吏尹臨淮臨淮帝鄉壯縣民多侵復習游惰公私玩
愒謾偷政廢不舉糾紛十倍小邑宿吏側目少君君
穎識敏裁便宜張弛更以辦治稱監司使者僉上君

治行異等堪風紀選不報 毅皇帝南征侍衛中外
諸臣騎乘數十百萬所過縣次積食有朽事中貴人
道臨淮非分徵索供具無厭橫甚君從民吏往致常
饋不贏中貴人大缺望憤詬呼挺君銳身先民吏當
之民吏爭前衛君擊傷中貴人中貴人奏逮君繫詔
獄一歲所者廷議白君還治用舉者徵爲南京刑部
主事改南京兵部以承德公喪罷歸除喪謁告不任
者十有五年用舉者補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禮
部郎中遷廣西布政司左叅議乞侍養以何病卒年
五十三君方病甚二童奴擁之坐氣漸微而神不亂

忽左右視曰爾孰誰耶吾其死於吾兒之手二子舉
扶代之若將寐者而絕君起寒約性鯁諒力學自立
危行不疑恥媼媯苟同孤立行一意而已俗或病其
不諧以哆僧口然居約奉繼母當其心裝嫁四女弟
甚周與人謀必爲之盡當官事關利病直往敢任不
顧計前却故所至舉職大節斷斷士亦以此多之一
時顯望魁人往往折輩行慕與之交然仕不充志壽
不盡年懷挾其所未究溘然長終已知君者莫不傷
懷垂涕云君生好文特甚其爲臨淮罪劾猶手一編
吾伊空堂中治當南北達途過客時有中原文獻家

博文邃古諸名士大夫君輒委已交驩與相下上其
論既謝病屏居愈益專力萃精償其積志六籍而下
九流諸子策士春秋先秦盛漢之誤古金石竹簡之
傳旁遠外家雜說譎誕惟迂之語凡奇古文字罔不
雋飫醇酣江左北朝以還唐宋近代諸名家亦皆決
藩入奧神詣作者故其文深涵大放瞻蔚闔肆能盡
達其意所欲言淵乎蒼然有西京氣骨君率歲一訪
予紫雲山中坐語移日扼腕論文纏纏弗能休予曰
雅哉辯然非藝乎末耳吾衰弗事此也久矣君素多
病奈何敝精以徇末軌與歛英沃根毓神以貴而生

乎君惟然離席曰愛我哉陳義甚高僕將從子於忘
言矣然君文聲籍甚紹介屬筆者彌衆不容自解免
焉每一篇出學者爭傳諷之郡諸老先生辯博能言
者皆自以爲弗及也時有紀述莫適自任必推泉亭
先生云二子好學世其家

廣西布政司左參議沈君寵墓表 萬士和

沈君諱寵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也君爲人外貌樂
易而性實剛方志存一體然不務阿世見一善事鼓
勇直前不爲不止聞一善人負笈千里不見不巳所
交皆當世名士故海內嚮道者莫不知有古林君其
鄉有貢受軒先生者受學於歐陽南野氏君師受軒
因同至南都參南野有得於致知之說已而得見王
龍溪錢緒山二公悟證益明然君每崇實踐不落言
詮此君學問之終始也君年幾弱冠其考參園公督
之業農君白其母固請就學旋入郡庠中丁酉鄉試

甲辰落第就選授行唐令以才調獲鹿戍申擢監察御史清戎福建癸丑陞湖廣江防僉事丁巳陞廣西左叅議致仕隆慶辛未年卽世此君歷履之終始也視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賑饑荒復流徙教紡織節厨傳一切保甲倉儲團練之法無不舉行此君之治邑於行唐獲鹿者也獨持法紀風采凜然均編役黜貪墨興正學別賢否至於搜獲盜推蕩九龍灣巢窟此君之才著於御史監司者也君當爲令時保全撫字惟恐失所治尚寬仁其爲御史監司鋤姦遏惡惟恐不盡治尚威嚴蓋牧民之體執法之職旣不相

同而北土瘠薄易於離散利用招徠江防巢穴易於
哨聚利用蒐獮因時制宜同歸於治而已豈有心於
其閒哉君自歸田後講學一念老而彌篤時邵守羅
君立開元之會諸生環座者數十百人耿楚侗督學
臨校深爲嘆賞檄聘君與梅宛溪參政主其席諸生
因而善良者甚衆宣城風俗至今知學者君爲之倡
也君性孝悌事父母及喪葬咸竭其力復喜施予自
未遇時鬻衣器易粟以賑貧乏及致仕歸悉以俸餘
爲伯仲買田宅創建祠堂聚族子弟教於其中此舉
非君難事亦足以稱於宗族鄉黨矣疾革時人來問

疾者輒與論學。聲聲不倦。或問君曾次云。何君答曰。已無物矣。顧子孫囑以善。自勉不及。他語遂瞑。

按察使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楊公世華墓志銘

孫鑛

按察使楊公者諱世華字懋成別號完愚我大母忠烈夫人從孫也楊在姚中爲顯姓登仕籍者甚衆迺我外曾王父拙菴公獨隱居不仕然好書有遠識宗人重焉晚乃以貲爲郎我大父忠烈公壻楊氏實拙菴公才選者也孫氏自忠烈公始顯而大母夫人治家有法不異孟氏母子孫惟所自咸重外家以故孫氏楊氏視他外家兄弟誼尤篤如同姓云拙菴公諱

苓生雲坡公諱節工楷書嘗以鴻臚郎直兩制忤關
劉瑾謫袁州幕鬱鬱不得志遷倅高郵歸晚年畫尤
精人得其手跡者咸寶之生古愚公諱大綱不仕以
孝友名有五丈夫子長世芳嘉靖丁未進士汀州知
府次世英庠生次卽按察公次世美世蕃皆庠生余
四歲時在京都識兄汀州公卽如從兄不異十三歲
寓郡城始識我完愚兄是歲嘉靖乙卯兄始登鄉舉
也明年上春官不第時汀州公在刑部因留京師益
篤志本業武進吳太史可行慕之延以訓其弟中行
壬戌兄登進士時余在家仲兄宗伯公謂余曰十四

兄因宜中前已未時在儀司見其落卷實佳兄蓋行
十四也是歲除南刑部主事治獄持平例未嘗傳致
人罪隸比者皆不怨晉員外郎郎中隆慶改元實授
先是我伯父以汀州公在刑部贈主事至是乃贈奉
政大夫南京刑部陝西司郎中云明年兄擢撫州知
府以仁恕爲政不苛擾窮谷頌德庚午冬上計京師
余燕飲間問兄曰聞茲郡巨室多當不無掣肘將奈
何兄曰彼地尚禮吾敬之如禮惜禮者多自愛設有
請惟據法上下吾敬禮終不失彼雖意不滿然禮在
也寧重銜我在坐或曰江右訟師善爲幻有訟者卽

以其黨僞爲見訟者惶恐伏罪比爰書定寃者尙不知兄不答言者去兄乃告余曰此所謂紙棺材者此必關財產事今訟勝則且匿其案俟十餘年後斷茲獄者皆去乃往攘其業度彼亦必訟然舊案在欲覆獄難矣第兩造時情亦難掩事儻類此我寧遲之間密詢之間井久之真情自出度無僞獄案乃定若夫爭鬪須見決者此自難以僞何慮此二者足知撫州政矣後二年遷廣東副使兩臺留之仍徙江西治如故弘大體不汲汲爭名然自檢則甚密法有不可卽直指前必力爭之萬曆乙亥轉山東叅政督吳中稅

推誠與人不甚見短長賢者悅服不肖者亦茫然莫
知所窺以故彼地人情雖不齊然見兄則心醉人人
皆謂叅知公親已其行政不廢催科第不以嚴刑促
之貧乏者或暫與假貸時時見爲不得已民亦知兄
响濡之相勉完賦每歲竟課賦額有倪左史之最焉
踰二年擢廣西按察使兄數歷久益精政術事皆迎
刃解粵西又少事案牘甚清又兼有禦寇功錚錚向
開府列卿矣會時政方尚苛察兄矯以惇大見謂不
綜核有同年友在要路急欲相引兄于于應之要人
不悅忽有詔竅臺省長吏凡長厚者多罷兄亦在罷

中以致仕歸兄生平鮮喜怒或有所忤不見於色待其人如故久之若忘性緩頰每以緩集事在南曹有公不平同官一人攘臂欲往爭之兄弟遙呼曰來其人返問故兄曰姑坐因纏緜作不了語相遷延莫決遂不果往既而事竟白又有大獄或先爲飛語云將投重賄又云以要人某書來衆曰事以灼灼宜急具獄無使隙生兄故徐之衆屢促兄曰某事未的已又曰待某證至既而情得與初所鞫殊賄囑亦竟不來前云云者乃敵家懼獄負用反詞相激也衆乃皆服居鄉亦大略然陳恭爲公嘗曰人人完愚悶悶然其

於世情極透發必中的又常蚤覺有人所難者彼固
易之勝彼察察矣宦無贏資僅僦舍以居田不多恒
躬課耕耨盛暑僕僕田間旣而食指漸繁饗餐幾不
繼處之自若時與閭里相過從道宿昔爲樂不立畦
徑間訂約爲會奕棋飲酒兄不善酒然喜治具不厭
曩受業生吳君中行後爲翰林編修以直諫杖闕下
旣復起官論名震四海人視其言爲輕重甚推轂兄
會渠與時忤言不入故兄竟不起吳君嘗告余曰人
謂我師才短然我知之其實有餘世自重彼僥倖者
耳余自童時兄視之如弟時時提耳訓誨有疑事質

於兄兄必詳論始末直示所以調劑者余敬聽之迄
無悞余甲申丁母太夫人憂歸與兄相從七年近丁
酉解組歸又七年非兄它出無半月不面問追隨棋
酒間真不異手足而今已矣有過就我箴余益痛之
甚焉兄敦於天倫長兄宦達無論矣仲兄蚤世買山
葬之壬戌兄試禮闈甫畢役榜尚未出夢仲兄哀語
相勞若云汝今已登甲第獨我長湮耳卽卒之日也
非天性篤至安能冥感如此兩弟在青衿尤屢顧恤
少弟卒亦爲理葬事仍鞠育其女爲之擇配族戚貧
者時問之不責報焉兄生嘉靖己酉四月二十日卒
萬曆癸卯九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七

副使

廣西按察司副使劉公仁宅行狀 李東陽

公劉姓諱仁宅字廣居其先山東東平州人宗南渡有都統制諱寶者從岳武穆岳鄂間始居華容大父諱必弘考諱行簡贈監察御史妣周氏封孺人公生八歲日誦數千百言年十五能屬文補縣學生永樂庚子舉湖廣鄉薦卒業國子正統丙辰拜江西瑞昌知縣躬省田畝放其民始作織事深山中有流民千餘家邏者往索賂不得與鬪不勝則妄言民反有司議兵事甚急檄公先往公單騎至山口招之民喜曰

劉知縣至矣爭出自辦公返命曰無他請以身保兵
遂息九江屯兵多侵暴土著公嚴立條令執其尤者
一人杖殺之皆相戒不敢犯赤湖河泊所屢涉侵盜
民困徵納多窳成公上疏請蠲其宿負若干而更始
之瑞昌舊額菽課歲數十萬而非其產每轉易他所
費數倍公請以所產粟薪代納民稱其便庚申歲大
旱公禱于神大雨浹邑晝境而止人甚異之辛酉述
職京師廷選爲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憂去
嘉三年服闋調南京四川道奉勅治南畿盜地用大
寧已已詔大臣舉可領諸道遊務者公擢廣西按察

副使時嶺賊蜂起柳慶路絕有司無敢議行者公率
先潘閩撫順誅逆羣黨乃平景泰辛未守潯州都指
揮黃竑殺其異母兄思明知府岡及其家七百人以
滅口公與叅政曾公暉往治之居月餘盡得其迹竑
乃使人持子金私二公于馬平驛舍且約事定後其
子當得府政則盡輸其府藏若干而父子各擁兵數
萬于外以相挾撓聲勢甚熾公陽許之乃留曾公于
潯爲約而去至南寧竑二子來迂公伏甲士縛之曾
公亦誘執竑于潯以歸論死竑窮蹙乃陰遣人上京
師造姦謀以徼恩澤果得釋罪且進位都督既益橫

乃使人摭摭他事中公以報憾公亦上疏自陳事下有司未報公遽委政去天順初 今上既復儲位竝飲藥死其子政輩皆伏誅有勸公出者公不應成化戊子以子大夏恩授誥命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丙申五月二十一日卒年八十有一公質直沈懇不事矯飾述職時楊文定公在內閣同王人皆往見贊奉甚厚文定弗悅公獨後往且用禮上 甚見嘉獎爲御史文定嘗過其家徑造卧內見其服用蕭朴歎曰真御史也公去瑞昌三十餘年大夏奉使過潯陽有父老數十人拜而告曰某等皆尊公所部民也故來見

君乃述公舊政數十事且問公齒貌居起狀皆南望
熱戀感慕泣下云

維風篇

憲副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庚子貢士
初仕爲瑞昌令同邑人嚴某令高安同入覲文定遣
一价往賙之价還白公曰嚴丈富貴雅稱官也劉丈
藁薦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劉與嚴
皆公隣邑人且有媿嚴賣劉特先見贊以幣公麾之
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劉
公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

過除歲各具一肉一蔬或具肉二豆酒一壺同僚甚
訝其吝公出所有惟一枯魚而已後陞廣西憲副歸
囊惟七金云正統庚申文定以展墓歸里劉公時爲
御史在京公還朝過華容便造焉問忠宣曰汝父在
否曰在道中木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隣家磨麵去矣
乃起褊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討寢室見牀上惟蒲
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劉
公回忠宣白其事劉公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
爲人縝密故觀人必所忽若此右忠宣爲蕭會憲聰
言見夢醒錄蕭會憲河南新野人文敏遇筆

客忠宣
時向此

廣西按察司副使廖公紀墓志銘 蔣冕

嘉靖六年春巡撫兩廣都御史以田州餘寇猶未就擒檄廣西按察司副使廖公往處之公至南寧忽得疾醫診其脉謂身雖不病而脉實病甚恐疾至炎暑不可爲公卽星馳還司欲遂解組歸故鄉察家諸公見公飲食起居如平時謂必無他交留之未幾疾果增劇而卒公諱紀字惟修姓廖氏其先自臨江遷黃梅洪武中初設九江衛于浚城令近地民三戶出一兵隸戎籍廖氏與焉故今爲九江人曾祖諱榮貴妣周氏祖諱暹妣馮氏考諱震從征兩廣嘗寇以功陞

百戶後以公貴封工部虞衡司郎中妣潘氏贈宜人
生七子其二公也自幼穎敏勤學問年十八入德化
縣學爲弟子員弘治十一年以詩經中江西鄉選十
八年登進士第試政數月適正德改元朝廷以浙之
安吉縣爲州難其守詮部謂公明敏嚴重首擢知州
事先是民之居鄉落者多恃其險遠凡有徵呼輒避
匿甚或旅拒弗靖有弄潢池之兵者公旣抵任鋤強
薙梗令出惟行於閭左善柔則又加意扶植由是不
逞之徒莫不俯首斂跡無敢復肆徵糧令下未旬決
間逋賦悉從上官無敢後者民旣革其故習士風亦

爲之不變科目數十年乏人至是遂有領薦勳第者
有識者皆曰此賢守造就之功也在任四年巡按御
史奏請旌擢及以禮獎勵者凡十有五尋陞南京兵
部職方司員外郎二年進禮部儀制司署郎中仍在
南京未幾丁潘宜人憂服闋改工部都水司郎中專
治濟寧以北河道數月調虞衡司歷兩京四司滿一
考以最受誥階奉直大夫仍封厥考及母妻贈封皆
如例又數月轉管繕司時方管建乾清坤寧二宮派
工費於天下府州縣者計數百萬權貴人與司其事
者肆意侵牟部從史及工作之長創結爲奸并其爲

公家經費不過五之三四而已物議雖沸騰彼掘穴
詭秘莫可究詰公立法勾稽累年積弊蕩滌殆盡聲
譽由是勃勃以起而從旁側目者已不勝其憤矣銓
部恐公爲彼所中擢知延平府事四閱月以虔衡府
君憂解官歸俄值寧庶人之變賊據九江城內外居
民皆走避公獨守父柩不去後居喪走避者其父母
柩多爲賊所焚燬獨公之父柩歸然無恙人謂爲孝
感云服再闋改知平陽府未二年遂有憲副之擢在
廣西未滿一考中間述職往來餘一年復任未半年
遂有南寧之行以至不起距其生成化甲午

得平五
卜有四

廣西按察司副使楊公必進墓志銘

羅洪先

公名必進字抑之號南樓吉水澁塘里人也舉弘治甲子鄉試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選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擢副使奉敕整飭府江兵備去官二十七年卒于家實嘉靖壬子距生成化丁酉享年七十有六大父永平通判翰父雖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曾氏贈孺人公爲人倜儻不羈喜任事自好爲兒時以穎拔爲大父母所慈授之書不甚攻苦輒解悟師爲訓釋時出已意辨駁師莫能難

爲文不經意往往中肯祭及爲御史破削規繩能彈
壓人 武皇帝時閹人怙虐莫敢嬰觸公疏劉喜畢
真竟抵于法屢疏建儲巡狩及發諸隱秘事宸濠難
作南都震恐公在江上急遣人以饋緝扼賊舟且授
防禦策沿江諸郡而提督江防都御史顏某聞變宵
遁公疏奪其官比論功安慶守備楊銳以公策上白
會 武皇崩不果議長江有點盜積歲捕治不得公
出計擒之至則語之曰若能爲我培塿盜乎富貧若
命遂縱之如是至再盜復見擒謂邏卒曰吾何面目
復見揚公凡二十人皆扼吭死嶺南猛獍峒居險阻

多賄士吏爲耳目士吏旣不用命益蔓延不可制會
兩廣聚兵攻古田鳳凰寨三月不下公猝至其地閱
獄出囚之壯者二百人許其自効陰部勒之夜分篝火
自間入諸囚斧木仰登出寨後焚其巢諸司夜見
寨火爭踴躍相賀及明見諸囚出詢故始愧謝不及
蓋公未嘗與軍事也功上獲厚賞而都御史蕭紳因
以府江兵備薦自古田告捷諸徭轉相傳語畏公如
神公以爲府江菁密道遠不可驟以兵入馴虎兇要
必有誘之者首以恩信結其心始諸徭疑其言又莫
有以緩禍間出數十人嘗試公召之堂下言語歐歐

比遣歸遺之醪肉或幘巾其後稍稍率諸徭婦來見公既其夫人計令諸徭婦入見夫人又食以楮餌以少針線女紅分給之諸徭婦出其夫戚感激誓死不敢背德於是得其死力以爲鄉導岑猛之變與公且至先納金三十有奇求解公密囊金公幣而佯諾其使意欲以此鈎猛而忌者疑有所泄遂被論去平生不滿於法度之士故是非者相半然善揣摩情實又能用柔令人曲就已意意有所欲雖冒寒暑風雨蒙謗訕當勞勛力爲之無所避也以故於兵事尤所自負當其往來田州見南平村迫於盜停車徒步相地

勢令築連堡自衛分地刻期踰旬而成土人以公姓呼其處聞公過者無問民謠必走見去之日牽車奔號後十餘年有呼楊爺者歛歛然涕下也新建伯王公守仁尚書胡公士寧憐其才疏之朝竟格于例不得用歸家大治祠塚爲期會以聯同姓年甚高猶瞿瞿饋奠一日思自爲塚卜黃家凌吳巴山吉喜曰去吾廬不百步稱吾志也作壙數月而病病未亟能言某日時當死至期果然家請後事不一應

廣西憲副毅齋查先生墓志銘

澹園集

自文成先生倡學以來與起者衆若寧國貢受軒沈古陵餘姚王龍谿錢緒山四公並高足弟子而親炙四公以私淑文成者於涇上得一人焉曰毅齋查先生余知學來所接賢士大夫多矣每見先生之友言必稱我良朋先生之門人言必稱我師而論其爲粹然有道君子也先生歿已久猶子友知謁余言文其墓中之石余曷辭按狀先生諱鏗字子警別號毅齋唐武德中諱文熙者任池石二州刺史因家於涇先生大父諱漢德父封文林郎德安推官諱景明母崔

氏張氏文林公生子五四出崔一出張公冢嗣也年
十四崔孺人沒而張來繼先生事後母以孝著率諸
弟肄文而更念匪學胡文匪聖胡學先後講於貢沈
王錢四公間所涵濟最深己酉舉於鄉報至猶偕同
志聚講抵暮而罷如弗聞也屢上春官不售南還卽
台山與少傅穎陽許公方伯拙齋蕭公曠方洪潭焦
公相切劘而從遊若蕭都御史彥超少宰士登蕭學
使雍趙憲副善政王國子廷楠邵明經岱探討上下
彬彬然盛已乙丑成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公清介絕
俗而不欲爲煩苛其於卑亦尤曲體其隱諸生葉潤

爲警所中先生爲直之至以忤直指不顧聞令有欲
那移乾沒自潤者先生微感之令其省改不以摘發
之名自居也其鞠獄民就理恐後情法不蔽者爲平
亭之諸開釋者自慶幸恨得公晚久之治理流聞薦
剡且上一同官直指欲並舉而疑其年先生曰第論
能職不耳如以年則某長於彼且二歲直指絕歎以
爲難愈重先生未滿考以卓異徵道經新鄭先生故
新鄭相乙丑所舉也時家居見先生思致書都門爲
公道地先生堅卻之以此忤其意入京拜刑科給事
中轉戶科右仍轉刑科左屢疏勸經理農墾功定營

議舉人才言不爲矯激而識者服其得體休暇輒從
海內名碩結社論學以爲常未幾新鄭因緣中涓起
且兼銓部勢張甚欲有所修舊隙一日問先生以直
報怨意何居先生若弗喻其指答問一以恬夷劑之
令其自解又欲出一罪人與進其私黨先生兩執不
從因與之左乃抑先生補山西參議適當表賀先生
疾不行撫臣迎新鄭旨論致仕父老留之車爲祝先
生油然而不以屑意也新鄭罷臺省交章薦復補先生
舊任父老爭歡迎之至則革蒲東停喪敝習定爲華
儀勒令互察得歸土者不可勝數有妖似獨能匿形

而人言多煽惑先生出示驅之妖謝相知者曰
正人吾不敢犯爲避去兩閱歲晉廣西兵備副使抵
家而奉文林公諱喪葬一行古禮公除仍以舊職領
廣西驛傳之任三日卽以入賀行還任三月移疾歸
中丞郭公六下劄留之不可遂翩然東返爲復水西
書院倡明理學卽畢筑後進折節引之未嘗不與講
敵禮也平居不至郡邑至均田救荒則力言於當事
爲鄉人無窮計臺使者時屢疏以薦而先生已決終
焉意矣先生豐下廣頰髯歷歷可數音吐若鐘生平
品格如麟鳳心事如天日言行有壇宇坊表其於世

人窺瞰依附非特所不屑抑亦所不知乃其學則篤信文成先生致良知簡易直截爲三字符時講者各立門戶先生獨守之不易謂良知不執於見卽口虛不染於欲卽曰寂不累於物卽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倪焉日有莘莘終其身而已居恒闡然自修恥不爲表暴然學者讀其書知其學之深考其行而不合於書者蓋寡也最後疾作族兄秀視先生問曰得無動乎先生曰能病吾身耳吾心何病旦而起索衣冠端坐逾時遂瞑嗚呼此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者乎時萬曆己丑十月三十日距所生正德丙子

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太平謝氏封孺人生
子三琪清琅清玕清並國子生玕清先先生卒今由
子孫及曾玄雲仍輩出能世其學固知先生之所延
者長也余嚮往先生有年茲敘而銘之竊比於艸交
尚友之誼銘曰 士貴何必極隨事而自力毋泰厥
職士言何必華以學典於鄉足名其家蛻委於茲丘
子孫食其休惟千萬秋

廣西趙憲副伊傳

咸元佐

趙公伊字子衡叅政公第四子也少有文名弱冠舉
進士居官二十餘年家貧居其半其始授刑部主事
也以謝病歸病起乞南改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歷
員外郎郎中以母喪歸已補武選則又以不得于上
官歸最後任車駕出爲憲副則浩然以致其政歸大
抵公恬曠無慾視官如贅旆故旋出旋入不自顧惜
然居常以忠孝自勵視國如家自始任至慈車一日
也始仕時在職方人視之一美少年耳人呼之爲小
趙及其蒞政事事有節不肅而整胥史空手坐曹中

不得竄刀筆其兵馬官犯罪公立逐之更不關白要
路人病其專不計也巡江指揮縛一江洋大盜至且
具言夜所以格鬪身被巨創幸見擒獲狀公慰勞甚
苦執盜訊之云若固盜耶盜不勝冤吐其實乃良民
駕木筏而買者於是悉召所居什伍相保者鞠之語
盡合蓋夜抗官兵真盜逸去矣此良民非盜繫之何
罪遂釋其縛而遣之既遣人情疑信未定盡驚怪大
訇上官亦睜眦相謂久之事始白乃知職方之明決
也在武選有要路故人夜持兩甕來饋發焉金也詰
之得自某翼有所請輒斤使去門下而故人忸怩歸

矣中山王後徐錦衣以傳奉得官法不得與乃內附
貴璫外托相嵩于世蕃主之曲爲得上肯公力諍不
可欲廷辨上官不能聽乃拂衣還久之起車駕轄置
郵關符事立禁甚嚴自宰執大臣至要路諸臣無弗
痛嫉之遂擢廣西按察副使既就官以父春秋高日
夜念不置乞歸侍其父歸侍二年父卒傳曰五十而
慕公之謂也公初刻意詩文入南都遇湛文簡亦文
莊羅文恭王汝中諸公聞性命之說則心駭喜謂聖
人可立至遂欲以躬踐之當是時汝中在諸公間最
善闡師說公亦心敬汝中事之幾于師獨其三教合

一之說公終不謂然蓋不欲效世俗講學者以空寂
爲宗也歸後十數年穆宗皇帝御極起用先朝舊
臣薦公者章疏上太宰陳以請而公列起籍竟逡巡
數年而不以入除目乃至虛詔旨以老且死公又嘗
曰吾平生夢最多則未嘗夢受人物此立心之隱人
所未嘗又恥標榜立名與人言重然諾居常有所作
爲苟所執者是則百折不撓人欲以私劫之則氣愈
厲雖禍患相迫必伸已志而後已使在聖門將必見
許剛者不至對申張而嘆矣卒年六十二

廣西按察司副使鄭公一信墓志銘

陸可教

可教爲諸生時其郡守曰惠安鄭公公爲政精敏待
裁自諸曹掾史以下咸重足斂跡不敢以身試法先
是二千石有所違捕行檄卒手片指讎吹下邑勢如
餓鶻公凡皆屏息立仗下至不能名一錢郡故囂訟
影响株連乃至故爲誕蔓不可解公一切嚴爲禁絕
訟以衰息自餘諸剽盜大豪前後守令度力不能精
制無所誰何公一一麗之法不少縱於是八邑厚糜
稱神明矣乃公故敦尚文教自呂成公而下諸大儒

名公祠宇往往捐俸入葺治之以示人士所風尚間
進郡諸生相與揚扆經義口授大旨以此教受知於
公最深且稔其行事退而私論公以爲漢張敞尹翁
歸其人也乃公竟以執法不阿見中讒口調守石阡
去又五年而始遷丞蜀憲又二年而移治粵西皆相
見於京師亾何復中讒口歸矣蓋公治蜀如治婺身
董七道業無伏姦凡方田清伍苦茶馬諸大役百索
所蠲集皆搜洗窮察無所捐滿有墨吏度且扞閭實
全於茗以嘗公公立發金劫案之諸所廉屬咸望風
咋指退矣其治粵西如治蜀會當道以所俘賊叛酋

下所司核實意欲少文致以爲功次公一以實上無所阿蓋執法多忤復如娶其見中亦卒以此然公治亦不一切附於嚴石阡夜郎僻郡夷俗信嶺人謂非法格之不可公至則爲罷減縣役招致叛夷所在成村居教之樹藝蓄積摩撫以兒子不鄙夷諸生而娶人士督誨之至爲手訂其句讀蓋公去而郡士舉於鄉者踵接矣以彼觀之卽文翁何讓焉詎云張尹哉公爲人自信斬斬方報罷粵西時俊士有習於大瑞者欲爲之地公立謝絕之既罷里居杜門所請謝自娛以文史性嗜義好施有鄉人某者坐至盡論死密

爲解之不令知初邑中島夷四郊骨暴如莽公大出
金穀募人瘞埋之其遺行可徵於狀者如此教雖受
知於公最深終不敢稍有增飾徒作諛墓語而務詳
其耳目所榮見亦欲後人想像而得其丰神之百一
也公諱一信字君允別號石巖其先世出光州之固
始自唐末徙閩家惠安遂爲邑著姓王高祖曰勤養
高祖曰明魁曾祖曰元郎祖曰珍珍以尚書起家爲
廣東三水教諭季子荆山能世其家學公父也娶郭
氏皆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石阡府知府郭贈奉人
公生而穎敏精工博士家言焯然有聲贊校間以嘉

靖乙卯舉於鄉第二人。以乙丑舉進士官南京行人
司左司副。歷刑部員外郎。郎中。金華石阡知府。四川
廣西副使。其宦績之槩具如前。卒於萬曆庚辰。距生
嘉靖戊子得年六十有三。

中憲大夫廣西按察司副使錢公立墓志

李廷機

余己丑分校南宮所得士工部主事錢君養廉卓菴
錢公子也及辛卯典浙試而其仲養庶復在選中旣
撤棘見公恂而愾無紉節無貌言殆有道者別三年
公歿工部君屬會稽陶太史狀公而徵銘於不佞曰
願得一言以不朽吾先君子余按狀公諱立字守禮
其先汴人宋靖康危蹕南渡居杭之海寧數傳至得
中得中生震始自海寧徙仁和復生毓生文文生
銳封兵部武庫司主事贈太平府知府爲公父娶余

氏贈安人加贈恭人爲公母以嘉靖辛卯四月六日
生生卽穎敏八歲就外傳讀書一再過輒成誦十三
歲失母恭人太平公食貧或諷公姑從業公奮然曰
寧儒而詘爾不願它而廢也長老壯其志爲決筮受
書晝夜誦不輟二十歲補邑諸生屢試高等戊午舉
於鄉乙丑成進士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時海忠介公
以言事下獄居處彙館公視遇惟謙忠介公得長繫
無恙有舞文胥當戍未決一日以新鄉書來謁公謂
法官所知三尺爾而意是書且有詐往質之果然新
鄭怒欲置胥死公曰法無是殺之與愆法等竟坐戍

去爲刑部一年調兵部武庫司視武學丁卯過 穆

廟登極恩得封贈其父母其秋請假將父還武林明

年赴京除工部屯田司所督厰主薪蒸公條上便宜

七事汰冗剔蠹以廉幹聞己巳丁父憂壬申復除工

部會有山陵之役使公監將作役竣校費省它曹什

之三四同舍郎更反唇謂矯詭爾何術而所省若是

既錄勞賚銀幣加秩一等而其後同舍郎以工圯貶

絀有差獨公所治完好不及於罰始知公實躬親拮

据用勤爲省非曠祿其迹以徵名者癸酉進營繕司

員外甲戌進郎中尋擢知太平府時蕪湖無城盜剽

關稅操江都御史備兵使者並被斥檄守令期日獲盜令急不知所爲執賈人誣伏償亾欲以塞責公聞之曰是非盜有司真盜矣解縱之投捕者方略不決旬盜盡獲所縱家戶祝公曰公實活我始議城蕪公謂蕪不虞盜盜所利賈人爾黠當道賈七民三受役令旣布而城成壯乃逾它邑郡西湖田千頃岸善崩公初石堤四十餘里郡人利之又郡有馬戶因初時所籍使牧馬者後乃賦其芻賦重不能支率亾夫有司猶追呼不已公謂此與伍籍異取其額槩雜之閭邑而馬戶數百來歸矣公在郡四年勸農蠲逋平獄

詰效興學作人聲籍甚部使者交推轂太平几二十
餘章丁丑滿秩復得加贈其父母戊寅擢廣西按察
司副使治兵永寧永寧遙種地公謂不當繩以一切
惟是蕩佚簡易寬其小過宜易爲治適上夷爭田治
兵相攻諸武吏競請剿公不聽檄諭以禍福告羅拜
惟公生死之公法其一二首難者餘置不問所全活
無數公故恬於仕進自卽署典郡意未嘗不在林壑
而會八寨議起公不忍殘無辜以易首功與督撫爭
之強遂投劾不待報歸是爲己卯旣歸精心課子屏
跡公府獨特與二三朋舊結社湖山間晚歲兀處一

室焚香手一編不廢念是非利害顏所居軒曰怡老
太史君稱公生平有二不識與人坦直如不識世間
有機穽事衣食淡菲室無姬媵篋無珍玩如不識世
間有嗜好事緘默不道人過有及人惟薄者則閉目
不應如不識世間有猥褻事蓋其天性也乃其內行
淳備事叔如父事嫂與其姊如母撫季及季之子如
子嫻黨交游或以急抵未嘗不竭蹶應之故武林人
以公爲長者壬午之歲羣不逞以踐更發難城內巨
家皆被剽獨相戒毋取人錢公家於乎此可以見公
矣公年六十有三配嚴氏累封恭人子男三長卽養

廉官至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次卽養庶宮南京吏部
司務次養度中丙午應天舉人孫男德昌諸生德載
蔚起喜起肅起皆諸生奕起霖起森起曾孫男開宗
開世

西人

廣西按察僉事鄭先生觀墓碑

王儆

先生姓鄭氏諱觀字允巽初字尚賓常州武進人祖諱迥甫考諱銘以公貴贈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妣戴氏贈孺人三子先生其季也天賦敏穎人知其不凡旣而考妣相繼歿伯兄允孚長育之延師教之弱以兄命居蕭田別業治隰田數百畝躬率僮僕播種斂獲區別疆里井然有緒雖甚勤苦而學無怠廢時郡著姓嚴斯道死有遺孤女其妻孫氏守節求得婿能終養者聞先生賢遂請諸其兄而館焉先生日具甘旨事孫如母服則親賢取友以相切劘信國湯

公之孫仲光廷居家塾訓迪其子遠近聞而至者先後數百人至席不能容先生皆隨其才質造就之永樂辛丑縣簿鄭漆將薦于朝懇辭弗就洪熙改元朝廷遣進士齋勅訪文儒于常蘇松三郡郡守熊侯觀以先生應詔同舉十一人試天曹以先生為首會仁廟上賓不果用大傳安遠侯柳公昇遂請于朝以為子師柳公歿子溥嗣先生上疏辭歸特旨授訓導仍館其家蓋列侯之第有訓導者自先生始無何禮部尚書胡公薦陸廣東道御史轉江西道自冷局陟顯官如先生者亦前此不多見也先生於是盡舉平

日所存以措諸行事凡分所當爲爲之一無顧忌初
逸天財庫繼巡緝旬兩奉璽書空飭西北諸關隘所
至咸惠並施士卒趨赴恐後事有未便悉更張之遺
奏稱旨正統庚申巡南北運河兼檢閘津所輸舟船
稅鈔以均給於逸歲鹽商人稱平壬戌出巡山東
首勅藩司之正佐各一人臬司都司長吏之姦政者
二三人罷黜之郡邑庶僚以貪墨者去又未可指數
武弁干紀至以勢撓先生切責之不少貸疑獄積歲
未決者悉爲剖斷蓋一循乎公法而無恤利害魯賢
王聞之每宴必舉觴相屬且親書中復堂字以賜乙

丑用太常卿蔣公薦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蒼梧
諸郡其行事無異齊魯猛獍兩奉命參贊副總
兵田公勦平之朝廷亦兩遣使齎金豸龍衣寶璽爲
賜時柳侯方開府廣右見先生執弟子禮每事必請
先生亦隨問而答咸有規益至於饋送之禮則深拒
弗納景泰庚午入朝遂乞休致時年六十有一天順
甲申援詔例進階朝列大夫蓋在仕途者二十年比
歸林下又二十年卒春秋八十有二爲人稟性方直
議量恢宏自處困以至貴顯始終一致華美之服珍
玩之器皆所不好也既謝事卽別創一室貯粟百斛

名存餘倉將以供祀胡常存其餘久之遂以周貧每
歲訖無餘輒復繼焉有假貸不責其償人有患難拯
授之不待其請親友過從款洽無厭睦宗和族恩義
逾篤然於教子孫則一以嚴毅子三人垂白侍側不
假辭色遇請卑幼隨事箴戒肅然果然無不拱服見
之者率能銷沮其奢豪蕩佚之心而卽之者熏炙其
溫厚和平之氣嗚呼老成邁矣典刑猶存晚生後進
豈不獨有闕風而興起者乎

廣西按察司僉事熊君景墓志銘

羅卮

開住翁廣西按察司僉事熊君也諱景字開甫幼爲熊氏令子弟比長以詩領江西已卯鄉薦成化己丑登進士入刑部爲主事擢員外郎己亥轉今官甲辰念母劉太安人老無侍請歸養因以是號志休退也丁未年五十六月晦日卒越八年是爲弘治八年其孤葵始克與其季爲謀以十月十六日葬君前事屬鴻臚序班案儀來丐銘儀君壻也道君之世與其事甚屢其爲主事也屬部多大獄部長使勸則屢掣于大闢費人橫豎間隔法所入必有使出所出必入

君意一不爲動出入惟法無爽鑄銖至爲員外郎亦
然時名大起人逆君遂大用以員外郎贈其父母封
太安人妻封安人部長德君助已常與太宰道君能
更實不欲它用太宰誤以爲薦也以當廣西部長大
悔君欣然行凡所轄道則犴狴一空投牒受辯旁午
立門外入則惟聞脫校聲吏俯首書牘不敢睨人張
關節要賂爲姦二廣節鎮都臺朱公嚴於覈實以賢
監司許君檄君勾當潯桂諸徭徭人類面獸性居山
林遇擾動輒號跳叫嘯舐觸跳踉必以死逞靜則踰
伏不見踪跡君知其然約吾兵不得徒壁壘陰遣關

衣商人服負鹽底徭所若爲潛竄懋易徭不疑也
集來詞虛實間曰吾商人不知新按察官何人然見
其方具器若古壺狀者十數寶石其中室以巨木計
曰徭出降無庸發此不然此嘗破大藤峽者也徭懼
白酋酋卽日降不旬日降徭及僮獠數十姓蓋君以
謀勝也公大喜錫銀牌曰獎勞功勤以付君亦以勸
來者及其請歸也父老泣留謀沮之然以不及先事
爲悔明年乙巳朝廷追憶其勲以文綺卽其家賜之
居母太安人側恂恂如童七筋不以人代人同居官
時事笑曰國有成憲官率循之無工拙也退然不以

自多而實非忘世者太安人歿喪以禮凡緇黃營于冥者屏不用嘆曰吾何能俾吾父母貴吾何取必得養吾母以畢吾私皆吾君賜也吾雖駑然誓此身邁往一奮報者至是已矣熊之先君南昌杉塘世傳楚子熊繹之裔屹然大宗元社將尾盜四起能以兵保障其鄉曰九成人無少長咸曰善翁是爲君之高祖九成生德讓德讓生素敬素敬生資直資直君父也文皇帝時德讓以才子選在江西十八人之一竟翹歸終泉州司稅壻譙氏譙板湖豪也遂居板湖於君爲曾祖素敬德不仕能以所儲二千石貸饑人價未

竟忽取甘券一火炳之復來償者曰而未嘗貸吾粟
何償也弗納號留耕於君為祖資直則儒者也學有
源委教於鄉為嚴師於家亦以嚴勝太安人助之故
君無假它師而成歿贈生封實宜配傅氏封安人者
也子葵為山銘者是已女鳴貞儀之妻淑貞妻張訖
順貞妻恣世華恣貞妻林紡為世華紡皆業進士
為學生孫男龍孫女閨恣尚幼也

廣西按察司僉事邵公清墓志 夏邦謨

先生留都人望也。凡占神秀其聲清遠與人談道義論事失得聲應不知倦平生舉事率多剛直然其性喜簡重而厭煩擾自號曰靜菴居士以見志也先生隆名遍宇內余未之識嘉靖初年先生以僉憲分巡滇南余以少叅亦蒞茲土相與朝夕情甚洽有若兄弟至親別後令人怏怏也先生致政歸余復兩宦留都得常常往接先生于此恍若共守巡時深自以爲幸乃丙午冬忽以訃聞卒于十一月十又八日余悲慟焉又以得臨其喪是幸其子應麟等具里人憲副

顧君瑛狀來請銘余先好也。奚忍辭。按狀先生邵姓，名清，字士廉，其先浙之嘉興人。洪武間，曾大父得春以右族實京師，占江寧縣籍。至公四世，爲留都人。祖諱建，父諱信，皆隱德。未耀父以先生貴，贈御史。母姚氏，贈孺人。成化丁亥九月二十二日生公。三歲通曉人事，八九歲能記誦，善屬對。少長，善舉業。古文辭，丁未充弟子員。文行日茂。弘治壬子舉鄉試，已負高望。者。膺中。大宗伯童公軒高古特達，皆屢許可。一見偉之女，以甥孫焉。癸丑以乙榜教諭江西之德化，抗顏爲師。俸入之外，一錢不取。誨生徒，暑寒間，間力變習。

俗其曰清白堅貞可贊神明挽士風之陋整學政之
類詳九江郡誌可攷也時巡撫見素林公俊督學二
泉邵公寶海內具瞻也咸引爲忘勢之交力薦于朝
甲子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學職入道助於先生朝論
稱快委督抽分勢豪無敢射利者按長蘆而鹽法以
清兼理河道而河道寧 上疏陳利害論中官貴戚
各盡事理而無顧忌一時稱曰真御史逆瑾擅權吏
多屈服先生無畏瑾惡之人曰禍之將及先生曰吾
命在天節不可移也正德丙寅被瑾矯詔斥責節大
罰米若干石艱苦萬狀先生處之泰然也自瑾誅後

人猶有疾之者井深不食畧無用汲之心嘉靖改元
臺諫交薦壬午 命下起復御史癸未陞雲南按察

僉事揚清激濁伸理寃滯猶御史時也已丑改廣西
左江兵備兼分巡敕政以教振武以文一介不輕取
與如在滇南也辛卯賚進表文事竣曰吾今可已矣
與其爲少壯態俯仰人吾寧林泉自樂也家居不復
回任壬辰適得致政以遂所懷杜門謝客絕口時事
大宗伯涓厓霍公韜雅重先生鄉飲請爲大賓禮送
菴院寺田皆弗受識者是之先生天性忠孝垂老不
渝言行動循天則詩文平正無險語獲上壽以沒人

猶未厭高風亦可想矣嗚呼僉憲之賢於人遠哉夫少而穎敏交修文行美材質也兼舉本末而不偏敷善教也按視有功剴切上疏貞憲度明治體也不奪於權奸有守也不怠於起廢有爲也始終不苟取廉之誠也忠孝者本也人皆聞而哀之者可以觀德也嗚呼備矣先生不幸爲權奸所中故落職復用時不悅於當道遂不能大顯設使不遭變故則立朝必以其直爲人所容則位可尊然享顯榮於世未必完名全節取信於人人如先生也其輕重自有間矣先生年躋八十時且病忽謂其子曰爲已謹獨甚難平生

不敢受安逸惟我與汝自知之又曰兢兢業業過了
一生將蓋棺務保全無過瞑目時心始放下耳語未
旬日而逆庸非有道者然乎

廣西按察司僉事袁公墓志 文徵明

吾友袁君承之以高明卓越之才精深闊博之學而
輔以較軀奮迅之氣自其少時已不肯錄錄後人既
起高科登應仕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砥節履方不
欲附麗匪人首忤權臣幾陷不測賴 天子仁聖得
不損棄浮湛中外垂二十年再起再廢卒愜懼以歿
嗚呼傷哉其命也夫君諱襲字永之別號胥臺山人
世吳人高祖以寧曾祖琮祖敬考封承德郎刑部主
事諱彙母安人葛氏袁氏自高曾而下世以氣義長
雄其鄉而未有顯者至君昆弟數人藻發競秀突起

間閭隱然爲文獻之族君於羣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五齡能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再試再不利憤曰吾所志何如顧爲塲屋所困耶益淬礪精進刺理質經務究底極嘉靖乙酉遂以第一人薦試禮部亦在高等一時聲名傾動京邑入對大廷擯衍揚權上下數千言出入經史詞旨宏達權臣方爲學士得君卷奇之執欲冠多士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寘二甲第一及啓封見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於得君他日詣君叙致本末自謂君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懟銜之然無以發也及君爲

庶吉士而其人已入閣親幸用事遂上言庶吉士所
弛靡薄不宜在禁近悉罷爲庶僚怒猶未已乃起兵
部之獄初兵部失火君爲武選主事適當徵巡在法
徵巡失警當調官獄吏承風古文致劾君縱火爲奸
利鍛鍊久之獄解同官皆調遣君獨編戍湖州千戶
所會赦免歸權臣死稍起爲南京武選主事歷職方
員外郎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卒年僅四十有六始
君自翰林出爲刑部主事卽思明法以達於政謹推
獄審法比所當必允爲尚書胡端敏公所知簡范本
科君析律詳明制裁敏利而將以勤誠案無留牘有

詔以京朝官考各省鄉試君被命主試河南較閱精
審去取攸當時稱得士尋奉使決獄淮楊還朝改司
武選武選所職有銓選有勲祿有貼黃及諸委瑣故
雖劇司而貼黃尤多故事君督併嚴密關決明密吏
不得並緣爲奸展采錯事方將有爲會獄事起而君
去國矣在南都適當考選軍政尚書熊公特委重君
君杜請託審賢否考核緒正一於至公人服其明廣
西在嶺徼之外夷獠雜處文教久弛君不鄙夷其人
教詔諄切示之矩範而率之以身程以科條崇雅黜
浮矜其不逮薄懲而廣錄以誘進百粵之士士方安

其化而君勅遊矣君性樂閒曠謫君吳興日與高人
逸士探奇選勝登涉遊衍悠然自適及歸築室橫塘
之上據湖山之勝縱浪其間有終焉之志雖整守官
而寤寐林壑未始少忘篤志問學羣經子史無所不
窺爲文必先秦兩漢爲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出賈古
律詩出入唐宋見諸論撰莫不合作所著文集二十
卷皇明獻寶二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
記及周禮直解總若干卷始君雅志用世及事與心
違時移身遠乃肆意於此以洩其所蘊爾觀世緯所
著皆鑿鑿乎經世之論其官宗遂傳與夫匪偽諸篇

疑維時敝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托之空言可慨也
已君闊達高朗議論英發能以辯博勝人人莫能屈
然實無他腸志同氣合卽傾倒無間故知君者莫不
賢愛之而卒不勝夫嫉之者之衆也惜夫

廣西按察司僉事章公熙墓志 林大春

公諱熙字世曜潮州海陽之西塘里人也姓章氏高祖而下世有隱德至父野菴公始以公貴封奉直大夫而姚朱二母並贈宜人姚生桂林武守煥公伯兄也仲卽公與燁炳俱出朱氏公少負奇氣稍長通詩書三禮與伯氏齊名先後聯翩科第於是潮人稱二章先生先是嘉靖辛卯廣東舉鄉貢而公以禮經魁全省士會朱宜人病尋卒故弗克北上既免喪乃上甲辰始得召對大廷臚傳賜第是歲同郡甲榜七人然半外除及南補獨公官拜大行克節使所至王侯

分庭抗禮而操屨端潔以不辱稱廟堂聞而敬重焉
丁未方考最且登臺省顯融矣迺以策馬趨朝與迺
車遇馬驚觸其輻折公所佩牙牌公因上書自劾無
狀待罪闕下有詔奪俸遂弗獲與臺省選俄還行人
司副轉地官員外管太倉銀庫廉得匠役倚內監爲
奸以僞銀進者發邊戍繇是中貴肅然皆嚴憚公公
名籍甚庚戌北虜入寇京師戒嚴援兵四集公以廉
勤兼攝諸曹事居中調度因上疏請開便門出糧
餉以給軍軍威遂震其年予始舉進士執戟從諸大
老巡九關間見公相勞苦意殊慷慨已而通州守吏

以兵食告匱聞上怒責問尚書及諸曹郎諸曹郎
輒分其責於公公不辯竟坐貶出爲山東行省幕史
明年會天子有事東封公從諸大寮有司致告又
明年有書約予東遊岱嶽不果蓋時子亦爲行人使
關西而公已徙南雍博士歷南戶曹員外矣滁州兵
變奉檄往撫及還求省父則奉直訃至卽日東奔服
闕強起復補員外居地官郎署爲故有能名仍主泉
府其年丁巳冬十月也時子承乏掌故公常晤語諸
凡建白於尚書所者予輒從中贊之以故公辱厚于
一日公驟得疾良苦走使報予請得歸骸骨首丘予

驚馳視歸告于尚書賈公公色難之予曰夫所爲重
員外者以力能任事爲縣官治賦克積貯也今病且
不可起獨柰何繫之於是賈公許諾姑假以促虛艘
名去乃行未信宿忽霍然病愈公復移書報予予請
追之比入謁賈公歎曰微掌故幾不及子公爲遜謝
還職掌如故居歲餘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分道蒼
梧其在梧多所釐舉諸不著著其大者如白馬三洲
故險道也江路逶迤林木深阻諸蠻窟伏爲患久矣
公至首咨民瘼白于督府檄縣邑治火其大斧長鑿
之屬以千數因下令調集諸路營兵統以偏裨而躬

舉其地發縱指示度其地勢高下而刊夷之盡伐其
舊楮其山分兵守焉自是諸蠻奔突竄伏不敢復出
後二年予至故老猶能道其事及予過之良然至若
擒偽將剽賊巢出將種囚繫皆無愧爲憲吏顧獨以
嚴見忌竟坐免歸爲時論所惜云公雅尚經濟好古
書留心當世之務初返故廬時值海氛大作每一見
予追憶往昔目擊時事輒扼腕發憤談笑指麾以示
可用惜世無鮑生卒弗獲賜環以老其後遂不復有
當世意日惟以講學會友教子賂族爲事然事有裨
於桑梓者未嘗不疊疊爲當道言之間見採行蓋學

未究其施而志在救民率類此

廣西南寧府知府蔡公蒙行狀 祝允明

公姓蔡氏諱蒙字時中其先自汝南徙汴曰世洪仕宋爲秘書郎直煥章閣從國南遷于太伯僑居包山後遂爲吳人數傳至仲簡 國朝以人材徵至京未授官以疾告歸生桂芳桂芳生景東娶徐氏是生公年十一父老舉于鄉乞升邑學太守况公撫其首曰此子異時官當至吾位卽補爲縣學生三試于鄉不捷貢入胄監兵部尚書馮公昂奏以曹務機要上下疏牘所係不輕不宜專委胥吏當簡太學生文行明慎綜達時務者俾專司繕錄因錄其功以高其入銓

常資 詔從之公在所簡歷事僅半年天順甲申吏部校績優等授浙江溫州府同知階奉政大夫蒞官勸養民 以化戊子銀發屬邑泰順山中閩括流寇羣聚來劫擄山曠挺兵殺傷過野邑里騷動藩臬以聞 朝命中使來督官兵勦禦之賊聞兵且至焚野撤橋壘石塞要路候吏馳報時夜漏下二鼓公驚起曰橋斷路窒兵何由進遽帥壯健五百餘人往撤石通道伐木爲輿梁官兵且至乃渡會大雨雪不可進凍死甚衆衆議募民壯補伍檇賊巢穴公請曰彼皆平民烏合覲僥倖之利非有固心苟益兵制其死命

其勢感必衝尖轉鬪屠戮更多傷良民非計無若遣
一職諭以福禍當免兵而戢矣中使宣言于衆當從
蔡同知言衆言固當從獨難其人其人將非蔡同知
不可者中使曰然公毅然請行卽深入賊窟反復諭
之賊感悟推其魁詣公曰民等愚惑冒于天誅公賜
我數千人得生路敢不遵伏當就公前請餘命復歸
事農爲太平民語罷立解散兵休而還公復建久計
取民之強勇丁衆者立爲銀賦長領坑夫若干事採
鑿取富殷者卽坑側爲廬舍居之俾禦寇各給糧餉
事集而民寧焉樂消田數千頃爲山潦衝陷壞爲沮

湖場而公稅如故破產者甚多公往相地得水所由
道命因其勢浚渠築塍時畜泄慎防護田遂還爲膏
腴御史藩臬咸上其事朝廷嘉之錫以旌異之典封
父如其官母妻皆宜人癸巳浙西餓上意有司不
職命工部侍郎曾公都御史劉公繼往綏撫兼覈屬
吏臧否存黜之公聞命豫規畫積粟五萬餘石備賑
貸及二公至果徵粟於有司公舉而發之如探囊然
二公大獎異遂委公考察府僚以至屬邑官吏公疏
條某賢若某狀某不肖若某狀上之二公多從焉於
是註公績爲通省十三府最將薦諸朝適公秩通滿

赴天官而郡方缺守民日擁憲司言蔡侯當遷擢他
士民等失慈父願爲達 天子借蔡侯守此終于我
溫人於是憲臣偕藩臬上疏道百姓意未報而奉政
之訃自家至公奔喪歸戊戌起復陞任湖廣辰州府
知府之任道間太宜人之訃又至遽馳還辛丑起復
改廣西之南寧下車集父老問土俗拔弊通利民甚
便安又以郡庶華夷雜揉易養難教特加意於是三
年俗成如中邦宣化縣民競渡誤或被逮入故殺律
連七人訟繫淹久累政不決公得其情卽釋之田州
府土守岑滿驕悖不法與其族爭鬪弄兵相攻殺傷

人其僚佐素畏之唯唯承附公獨往以直詞曉諭皆
感服釋仇其喜建事多類此久之疏乞骸骨得命致
仕明年 今上卽位詔致仕四品以上進一階公得
中議大夫越七年癸丑八月七日以疾卒生以宣德
丙午八月五日春秋六十有八

廣西太平府知府李公吳墓志

儲燾

公李姓諱吳字志遠成化己丑進士忻穆王出閣詔
選講讀官吏部閱諸進士以公與除薦授翰林院檢討
公日侍王左右訓誥之外敷陳諄切王甚重之有小
疾輒遣中官問遺甫四月卽爲公父母請封旣得
請以上尊文綺致賀皆異數也癸巳王以疾薨公哀
痛甚旣久弗能釋有以且改他官聞慰者公眈然曰
王猶父也忍其死乃他望邪語聞縮紳間改南京禮
科給事中丁內難服闋補工科秩滿陞浙江布政使
司叅議公在言路因黑青之異力陳時事當罷行者

及勦遼東軍餉覈侵牟償匱竭遼人稱之 浙江值

紹興水災輒寬民逋負湖州勦孝豐縣也管治勤劇

廟學館廨逾時皆落成陳輔者嘉興百戶以衆劫府

庫公提兵分捕之圍既合遂就擒尋以外艱歸調長

蘆都轉運鹽使司同知居三年陞廣西太平府知府

公曰仕可已矣遂請老歸南京曉年以恩例進階亞

大夫公之先蘇之崑山人大父備洪武初以間在徹

上元考彥輝號松月有慧慈妣朱氏公少警穎從張

系菴節之學詩文故有源委所著坦拙稿十卷謫居

集四卷藏于家初公給事中既滿適吏科都給事中

缺衆望屬公同僚有規進者顧誣公負絲夏近飛書
以聞中貴人將 旨召吏部議誦之尚書尹公盛論
公之爲人曰此必誣也事乃寢又嘗以事件執政會
嘉興之變御史劾監司其府者公與焉執政索其
奏遂調長蘆考公之履歷詎伸得喪之際若皆人力
所爲者而公以坦拙自蒙退然處其間可謂能安之
者矣

曹桂山先生瑯行狀

黃佐

先生諱瑯字仲玉姓曹氏世爲郴州桂陽人居近桂
枝嶺學者稱曰桂山先生曾祖仕仁祖榮啓都司斷
事考章都昌主簿封承德郎工部主事母蒙氏封安
人先生幼穎謹就族兄洪外傳終日端坐洪甚異之
年十二善屬文武以物彙爲題立就夜誦或至四鼓
親舊邀飲未嘗赴承德郎慮其攻苦大甚誠焉成化
丁酉鄉試下第與邑士范淵輩四人爲文會相觀而
善時稱四友去家而館疏食自甘訥如也庚子舉于
鄉入太學誦已與天下士交有所聞卽筆之而因以

驗其所自得弘治丙辰始第進士高等觀吏部政屠
冢宰瀟命習刑名同年或忽之先生究心律學吏事
益練丁巳除工部都水主事差理濟寧諸河道區畫
文移皆自己出官船違例載貨懲其尤怙勢者一人
遂不敢犯兩岸隙地聽民營居懋遷月收其稅季終
則會以報部用備河防而財亡浪費者河道役夫例
納椿草歲操其贏折錢儲之有司爲奸利不可稽亦
歲會之報部加稽焉宿弊乃革政暇諸生從之講學
多成名者庚申竣事當代籍素所治者爲冊三彼此
各執其一而以其一復于部積羨銀萬有奇其後部

有大役不足則於濟寧取之是冬給由考爲河政最
辛酉被命修太學館千餘成不半載謝祭酒鐸稱其
能送汝王之國冬涸或議當埃冰解先生不可窮日
之力陸行至其國卽馳使于廣西亦公事也進署虞
衡員外郎壬戌事竣歸省九月宅太夫人憂癸亥七
月復宅承德公憂正德丙寅起復行抵濟寧士民交
迓之是年拜員外郎河決盧溝卽往督隄隄成又往
督河南江西諸省織造丁卯進署郎中會織造事又
竣還視事值除夕有旨造烟火架費出不經草疏
上之堂官以疏進獲俞允新寧伯奏給京軍井澳

品援邊戍例也復疏其事體不同宜嚴戒止亦獲

俞允時政方操切言路漸阨許都諫天錫骨鯁士也

見二奉以爲難戊辰陞廣東廣州府知府交代亦爲

如濟寧時及視郡事時中官有奉命查盤者勢

灼甚或勸節以免禍先生曰拙於奉承得禍或淺

巧於奉承得禍必深吾寧拙不能巧也每事裁抑之

乃欲重盤郡庫以洩憾先生抗言不從亦畏沮終不

能加害濱海田產螽蟴害稼民養鴨飼之稱便總督

陳都憲金議復鴨埠之舊以充軍餉檄先生規畫之

卽攜行李自隨巡行七邑每發卽集宜吏於庭檢示

之乃行及還亦如之嘗行番禺道中有得水牌來告者視其所書則後山殘民也自言被誣爲盜喙息且死乞招撫以延旦夕卽上其事于總督招之得男婦數百人而後山盜日靖廣商例納給引錢舊多自私自先生以五分爲率貯其三於庫備賑濟二以爲公用農民例納紙價先生罷之曰是求仕而教之以貪也派辦料物解京者舊攬於豪猾每佞尅不完先生勾稽加懲且令州縣擇均徭之殷實者領馬當道以爲宜至今爲例有林氏夫遠出莫知死由繼故訟其妻妾三人成獄先生知其寃指曰此一人有子奚亦回

謀邪矧訟出繼姑必皆誣也出之又有同父弟死於
溺爲其生母所訟者巡按委先生勘不埃宿一鞠之
得其情蓋謀果出於壻也一郡皆稱神明云有民年
七十矣取財以訟嚇得罪則以老免先生罪其子以
示懲訐告之風漸革惠潮諸郡用兵巡撫劉都憲洪
委先生軍旅會連山催發又議討之先生謂兵力不
可分遂下令撫徃徃皆聽命而惠潮之寇亦平他如
禁張燈以正民俗躬送牲以肅祀事教生徒行鄉飲
皆入所迂而力行之者也然持法不撓卒爲當路所
陰中辛未調廣西梧州府士民爭送之百里而送後

山殘民朱福洪閣先生去集健夫數百護舟以行其
感人如此既抵梧特陳總督金總制七省而林都憲
廷選爲總督陳調狼兵征江西寇患漸又方有事林
難之以兵部咨曰卽起兵曰若本地方有事亦宜斟
酌詢諸先生先生對曰咨文持兩端吏家故事也江
西之寇株連閩廣成則同功否則責有攸歸奚其感
林遂遣狼兵行及江西平惠潮亦奏凱林受賚先生
入賀林喜曰予當謝子何賀也自是知先生益深鐵
嶺寨爲盜賊要害嘗設戍守會賊出擬水林欲撤戍
追之先生進曰攬水賊趨道耳思患豫防宜增兵鐵

嶺過具伏林追之以他兵不及而賊果偵鐵嶺兵少
大出殺掠林歎曰曹守遠慮不可及也與巡接舒御
史旌賞之委任加專焉妖賊李通竇竊發林檄先生
巡謂邑會北流已陷殺蠻林署印官擒巡捕通判以
去林促先生歸議謂曰賊勢如此吾輩死無所矣先
生正色對曰始入見時諸將候門下將謂公必有奇
計以滅賊今爲此言士卒解體矣林悟拉入後寮問
計先生請選梧兵之壯銳者追捕之而留其老弱以
居守又曰從征江西狼兵已在河下矣出常格懸重
賞以爲梧兵助萬全之策也朴相善因屬先生督軍

先生遽曰諾林大喜先生退卽狀妖賊始末以入林
得據以爲疏益喜時夜且艾矣黎明遂偕諸將行聞
賊在陸川冒險追之迄夜營平樂比曉視之則萬山
中也進與賊遇戰于新橋斬十餘級賊入于莽追斬
之又十餘級遂歸于秋風根蓋其巢也謀知其必遁
入黃山又知賊皆衣青卽抽兵使衣白伏八黃山以
待夜半賊果至伏發追斬五十餘級捷聞林喜甚曰
吾不圖書生而能此也先生駐紮林林令諸臬將大
軍爲援通寶來攻狼兵又敗之追斬百餘級於是其
黨符通寶曰爾謂能役神兵以護我今安在邪昔欲

散通寶懼而逃憩荒園中遊騎圍之不知其通寶也
有被虜機兵在旁大呼通寶在此遂斬之以歸餘黨
悉平乃出令招民之脅從者其來如雨因給牛俾耕
送其子弟入學林間之慰勞備至且留先生以爲殿
而諭諸將班師時城郭悉經燹瓦礫滿目先生隨卽
改建公署學官堞樓之屬未幾皆完美而民不知費
尋建議復鬱林守備之舊林從其請乃歸梧是役也
克寇殄平百廢具舉未嘗遺大軍一矢林大異之曰
材猷如此非人所及也甲戌春巡按朱御史志榮與
陳憲副陽交惡蓋朱索賄之故初林以朱無厭謂先

生宜往諭之比至則藩臬皆已徧索咸勸先生稍副
其求不爾嬰怒且被辱及朱見先生卽露諸言先生
不得已應曰已如諸藩臬議矣朱意始解陽因奏及
先生四月 朝廷命官校逮志榮去陽代先生辦法
司文致謂應之亦罪也上其事乙亥四月有 旨皆
降調先生卽買舟歸桂陽郡致所積柴薪貲盡卻之
歸之一月而有織金文綺表裏之賚蓋賞先生軍功
也於是家居無復仕進意或曰此註誤爾復出當際
顯庸笑而不應蓋先生於行藏酌之之熟故也閉門
著書課子公府未嘗覩其面丁丑有益在邑提兵者

至乃一出見始兵猶首鼠進退用先生策攻之盜竟
遁嘉靖甲申正月七日卒于正寢詎先生之生天順
丁丑三月壽六十有八爲學以辨義利爲先佐爲諸
生時受知先生嘗語佐曰子穎異當遠到天下第一
等事毋自讓也且人之不能有爲也非他也利溺之
也吾之所以期子者非他也利欲未嘗入于中也故
佐所以食貧困學而不敢一日謬用其心者先生之
教也嘗擇諸生之敏者十有六人館教于光孝寺俾
專所業佐與焉政暇過臨講寃或至秉燭而歸庚午
癸酉舉鄉者十有二人第進士者今四人矣校文最

號知人嘗曰某雖有盛名然文氣滯必待後舉某文
浮於理雖亟顯必不能久已而果然其於道誼奮往
若歸凡事涉名教扶植不啻在已涖廣以東所張主
政謝養高林下首加禮重至新會爲文祭白沙陳先
生寤寐其高風南海隱士何時矩梧郡推官李江皆
白沙徒也禮時矩爲賓江嘗不獲乎上則營抹惟力
在太學時一同年死捐貲贖之爲政於鰥寡孤獨卹
之常恐不及惟遇權貴則顏色怯不少假出守時瀕
行廣人有爲堂官者與同年請托皆拒不行中官有
贖產者饋送甚腆厲聲却之府吏有罪當編伍巡按

未滅之終持不可而亦莫能撓也。悟人有陳臬于廣
者以譎凌先生先生斥其奸始人疑之今敗露爲天
下所惡先生之言乃驗先生心罔私萌人亦不忍干
以私宦輒所至水蘂之聲殷四方雖窮鄉童稚亦知
其青天白日

思思知府鍾曉傳子子附

順德縣

鍾曉者龍江人也字景暢少沉毅寡言笑鄉智之謫石城也曉師焉以舉人分教梧州督學重其學行擢主桂林書院九載遷國子監學正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奏革錦衣金吾龍驤騰驤四衛冗員及工部冗匠歲省漕粟數十萬劾叅政王奎叅議王恭白金僉事李淳皆宸濠黨也刷卷四川諫迎生佛請召還使臣母空廩十餘萬又奏停采木蜀人德之熊給事簡御史時亦以使事在蜀則共請建儲疏至而武宗晏駕矣未幾爲忌者所排謫判沔陽沔陽志稱其

長者政事志節足稱云遷知歸州先是湖廣忠路與四川石桂兩上官爭地相攻四十餘年兩省官不能決曉奉檄訊之片言而服人以是稱其敏也同知瑞州進思恩知府致仕曉居官三十餘年貧約甚於寒士嘗治室梁矣比鄰惡其蔽已卽裁其楹世人得一命而以武力加于鄉黨甚者兼并可勝道哉曉八十五卒後二十九年知縣沈某曰曉按蜀著謬謬之節居家有恂恂之風男子六人無百金之產蓋清修之流也白雨臺表之子干亦同知瑞州

桂林太守衡公岳墓表

何喬新

皇明有廉吏曰桂林太守衡公汝寧西平人也其歷官三十餘年清白之操若冰玉然其謝事家居貧不自存其歿也身無以爲歛子孫無以爲喪 爲吏者之師表也公歿廿餘年予爲河南按察使移檄汝寧訪求公後得公之子平詔而詢之道公之履歷甚詳且丐文表諸墓公之守桂林也先公定薦之于於公有世舊誼不可辭迺爲叙之公諱岳字世瞻其先世家隨州父通元季以武功宗官至百夫長典屯香山國初棄官歸迺西平道梗不通遂留家焉母周氏慈

惠喜施予必少以使茂補郡學弟子員中河南鄉試
遂升大學洪武三十年詔國子監選諸生通理道者
赴詹事府議事六館之士咸推公往公敷陳時政切
而不迂所司以聞擢廣東潮州府同知公酌已惠民
自常祿外餽遺一無取布衣蔬食不異寒士嶺海間
翕然稱其廉三十五年遷陝西西安府知府其清操
善政如在潮時丁內艱去職服闋改慶陽益以清白
自勵民愛之如父母僚友諸婦嘗會飲公之內子與
焉在席者金鈿綺綉爛然而公內子荆釵布裙而已
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於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

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邪處陽人至今以爲
口實永樂十年朝覲至京以言事忤 旨滿成交趾
慶陽西安二郡民千餘人請開請貫公以終其惠不
報 仁宗皇帝嗣位下詔求賢監察御史袁銳隨運
使何士英指揮范智交章薦公起爲南城令以舊官
復任改南豐令其爲令祿薄不足用常於官舍種蔬
以自給家人或有愠色輒曰不猶愈於充軍時邪無
不意滿正統四年夏五月公秩滿至京欲告歸時先
公爲刑部侍郎薦公于朝遂擢桂林守在郡五年廉
慎之操愷悌之政終始如一以年踰七十致其政而

歸景泰三年三月三日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四嗚呼
廉吏之不聞于世久矣碩鼠之刺城烏之謠在古且
然况後世乎世所謂貪者固不足道其矯而爲廉者
垢衣敝屨以欺人而後房姬媵極珠翠之麗亦豈真
廉者哉若公者迺真廉吏也予故表其墓以爲世勸

廣西桂林守華君愛狀

張時敘

華氏宋戴公于考父食邑于華因氏焉其居四明者
由萬二十府君始府君當南宋時自姑蘇徙于鄞之
壘湖後又徙樸陽寶祚橋左桂林其裔孫也名愛字
仁卿別號石窓曾祖諱鉅祖諱成俱晦逸以詩禮世
其家父諱欽以君貴封南京刑部主事母呂氏贈安
人繼母陳氏封安人君主始一月而失母鞠於外氏
舅氏汀無子遂命從呂姓後馬用成童能博識強志
甘苦于學嶄嶄然殊矣年二十三以儒士領正德癸
酉鄉試繼登甲戌進士高第授南京刑部主事獻狀

明決訟者不寃凡有疑滯咸爲取平歷陞本部員外郎郎中乃奏復華姓奔父喪南還服闋改除南京兵部職方郎中是司素稱繁劇君從容裁決積弊振刷軍務肅清已乃出守桂林桂林民瘡而好訟充斥於獄有久繫不決者君恫瘝於躬聽微析疑窮日力不懈決旬囚固爲空時田州岑猛梗王化督兵征勦檄軍餉者絡繹桂林居會城素迫於應上官而怠於催科適負以百萬計乃早夜區畫與民裁闕狹輸餽每爲隣壤先秩滿以最復舊任念以直道忤人欲退就家食而親友強之行遷延不速進卒被劾落職諸緝

紳莫不扼腕民遮道泣送者無慮萬計君怱遣之無
幾微見言而君性溫雅清儉洞見肺腑不刻深懷詐
尤篤於孝友茂時伏臘恒以封君早棄不及滌瀝之
養爲憾奉母陳朝夕怡怡不失所惟處其兄若弟無
忤言以舅氏勸養之熱也終始傾憇爲卜居近之家
居鎮日以詩書自娛興至輒攜其所知夷猶於廻溪
疊嶂之間見雲蒸霧變木秀卉榮則忻然忘返置勢
分於度外癯然布素也茂不一入城府於官府無私
謁唯慇懃教子以世其業君精於書法尤工篆隸行
草而道勁美深變化若風雲剛翔若龍鳳卽諸名家

弗過焉爲詩希盛唐風格每以王維杜甫爲至入其
闢域矣藻詞舒翰之士方共翕然向風而君顧不藥
以死哀哉君病且革詔其子曰吾進不樹勳庸退不
究學業以命之未終猶有待也而今其已矣夫劍沉
弗割鏡埋弗照將誰知我者殞歟塗堅惟爾輩足賴
爾其念哉于是縉紳請學士聞之莫不欲歔盡傷奔
走相吊謂才備之不可復得也若麟鳳芝草然僅見
之而斯失之此豈有所勉而然者耶君生弘治辛亥
五月初六日卒嘉靖癸巳十二月初五日春秩後四
十三時徵之解官歸田也與君遊於日慎雪竇之間

攀蘿拊石咏歌相醉自以爲曠人逐客之樂無與同
者而未幾輒病病少差復以詩來期我於寶巖之上
而旋即死矣嗚呼蔓草凌蕙野烏咤驚人則有然而
鬼神亦復不佑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廣西柳州府知府鄭舜臣自叙

余本姬姓周宣王封其弟於鄭因以爲氏歷傳至宋
忠孝狀元灝爲十三世祖子工部侍郎毅同叔四明
叅軍寓居鄞城孫戶員外郎武始徙上虞縣上虞鄉
武次子若雷監察御史復徙孝義鄉居焉卽今之桂
林也越六世曾大父子昌質菴府君純朴無僞尚義
好施途拾遺金待三日不至買石助建橋梁人稱長
者生大父貴誠齋府君以曾大父謝世弗克卒儒業
生三子先考文林郎桂庄公廼家子也娶先妣封孺
人嚴七歲入小學值闈人王三病故無棺其妻哭之

哀余歸而語先妣買棺殮之年十三行文讀范文正
公議田記卽慨然興睦族念弱冠先考擇胡揮使女
聘爲余室卽胡恭人也矢志篤學爲文據理期追大
雅一切組繪雕鏤及襲人口吻作險性語悉最而黜
之蜚聲漸起甲午先考授廣東遂溪縣尉舟次江西
市汊驛遭風覆溺自先妣以下舉罹于難幸鬼神呵
護俱亡恙余時肄業在里聞而奔赴隨行是冬抵粵
省鄉人謂先考曰省去遂尚提耳諸徃乘歲莫出沒
陸有戒心毋寧航海便一日抵銅船灣忽駭浪洶湧
奔流急下四碇齊斷舟闕沙顛損一隙水淫淫乘隙

而入舟幾覆舟子逸去不願同舟二百七十餘人相
抱悲號自分必先謀欲截桅少緩須臾余馳與先考
曰航海惟桅足恃去桅則大海中飄泊何所歸萬
萬無生理矣亟命止之少頃賴天默佑水漲舟平張
帆順流舉舟免葬魚腹次晨仍從陸間剛至遂邑先
考蒙委築海塘時正炎暑蚤興夜寐身先耨師經營
謀度八越月工竣歸染嵐氣而疾作矣七日不食危
甚余日夕不解衣帶醫藥獲痊後塘五十餘年永不
崩圯黎庶賴之至今呼鄭公堤請于督學使入祀名
宦丙申兵道王麓泉公署學政按雷余上書祈考大

爲王公稱賞勸先考亟送余歸浙余後登科得第但
過王於金亭渠喜謂知已云歲庚子補罷弟子員時
有陳方一者欠董宿逋將鬻其妻余聞諸先考爲代
償焉夫妻完聚如初癸卯下第先考以鄉人馬會宰
券貸之負命余之延平至夜聞闔門號泣聲余起問
之馬云僚友李慶襄陽人也府委署驛爲經過顯宦
有求弗給譖之按臺檄府訊治逮繫於獄妻孥度不
免故號徹君所時罷丞石峯張公余之至戚方攝罷
余憫而白其狀竟釋之并釋其吏李率妻孥環拜勉
戒儀物以謝余分毫不受并馬之貸置之而還至丙

年余年三旬有二秋試領鄉書上春官不第歸侍二
大人不意相繼背養余時哀毀骨立勉力襄事不敢
踰禮少間訪興化尹旋峰韓公旋峰慈溪人與余爲
同年友留爲諸士師館中見白髮二老旬叩首哀
苦萬狀詢之云伊子挾假傲拘人被首罪當死余思
二老止生一子子死則二老亦難存矣白諸韓得生
一日伊親羅姓者欵留酒半酣出一美婦年可二十
許縞素下拜余荅之羅云某妻也伊夫受活命恩願
以身謝余涕然起曰救其夫而淫其妻可以爲人乎
遂不終席而罷至丙辰始登第定海縣楊君南湖余

幼時憲友長趨異途攜妻孥寓京邸與余爲莫逆交
是歲得盛疾臨終以妻子相托余幸起家適爲處分
賁貸不避嫌怨剝十餘金其弟奔喪余復佐以十金
妻子遂得南還筮仕徽之歛令歛故脂膏地值採木
之後訟獄繁興文案山積又適部使臨邑催木苛急
余甚苦之勞心焦思平徃決獄興利除害殫盡精力
邑南火燬三十餘家余亟起拜泣祝曰余官失職願
焚一家毋害百姓言未畢風反火滅尤振勵學校讖
許相公暨曹君世登羅君德鳴江君長信於諸生中
又捐資置學田二頃以贍貧儒有廉吏方南岑爲山

今學富性樸慎於職守自常祿外毫無成敗時余
目先考任歸蒙以文字見知後方不能脂韋上官罷
歸死二十餘載子孫貧不能葬余分俸葬之其他如
胡文和謝鳴鳳汪新虎江栢等冤獄更僕未易數余
一一爲之平反忝竊三年頗以清操自持秩滿奏最
北發欵人士悉焚香環泣於道郊送有不遠百餘里
者復建祠三所歲時尸祝余何德於民而食報之厚
也余在任叨常道十餘薦俱首列厥後掌科羅柱史
龐二公以專勅總理浙蓋錢稅事竣復命應天等六
郡縣令止薦余一人特爲異數值分宜嚴相子世蕃

怙權斂人羅龍文出入其門爲蕃爪牙屢說余附蕃
可立躋要地余竣卻之于是爲羅所恨行間於蕃歲
當行取余不與焉僅量移南工主事回至寶應湖黑
風驟起舟已瀕危幸風順余命舟子止張帆二葉環
左右執繩立於舟傍忽暴雨震折桅木一半許如斧
削然又擊一舟子於水官舫無恙隨得抵甍余思雷
果地出舟底何不礮裂而胡一木之獨支雷果天降
桅木已折一半而胡全舟之如故此必有神主之非
人所測也余是歲泣任工曹益修三事叨後銀庫出
納秋毫無染又力辭蕪湖差寧茹滌泊承乏僅週歲

又被同年友受蕃密旨中傷之左遷河南鄆州同知
余益淬厲自樹不甘暴棄鄆古穰地土生斯土無漸
磨啓迪功二百年來久乏科第余太息曰此司牧之
責也迺延越名士三人分館授業懷士始知嚮往而
賢才駸駸革出矣太和山太監每歲解銀進鮮往返
十二次必經於鄆其從者倚勢橫行鬻索無厭少不
如意輒鞭掠夫役民畏之甚於豺狼乙丑春余署州
篆亭午退食忽聞者報曰太和山人來矣余出視之
見二緋衣人擅坐州堂將欽賞二表裏及物論一道
置之座上余怒而叱之曰汝輩亡賴敢干余三尺法

遂命左右禽十餘輩逮於獄連夜具文申兩院欲正其罪以爲將來之儆各亡賴知余不可犯且慮不測哀懇同官內貫至再三姑釋之以後不敢復橫矣嗣視內鄉縣事里老報有礦賊三千餘爲擾余廉知上民大姓楊崧田汝種姚黝等皆慄悍絕倫各畜家兵數百亦以盜礦爲生撫按不能獲余設法呼至階下令其立功贖罪皆叩首唯唯少選各出青兵破之不假餘力賊皆遁按君顏待御檄文巡守二道轉行余清審獄囚鄧民尹宗仁與妹姦生一子觀兒妹俱絞余甚疑之夜秉燭細閱前後文卷撫掌嘆曰寬哉寬

哉余思宗仁既與妹通成孕何不與母密謀裝病俟
產後出嫁以滅其跡敢尚索財禮縱妹于歸三日生
孩而自罹重典耶詰朝物之係與堂弟宗政通宗政
豐於財賄囑原告謝恩又因宗仁索財爭忿故脫宗
政而坐親兄耳當道見余叅詳豁然明白始罪宗政
而兄妹俱從未滅唐張公巡明鐵公欽忠義凜凜皆
鄧人也子姓湮沒無存余請兩院建二忠祠春秋祀
之次年陟汀州別駕管三苗事三苗賊之淵藪余出
示肫諭以安其心逆其子弟青年稍知書史者白督
學使給與衣巾至今不復為桀颯者筆清流清當流

賊出沒後標掠無慮歲兼之官吏貧虐誅求流移將
年民不聊生余盡刷夙弊樽節愛養民始復業若更
生然諸生濟濟英雋皆馴雅可愛自己酉僅一發科
後竟寥寥以余剝產多摠衣及門余嘉多士之志凡
五日一命題親爲潤削久之迥別時調是年丁卯連
發二生而戊辰後步武青雲繩繩不絕矣余序遷通
州守去後建祠肖像每歲遇余生辰社之耆老擊鮮
洗爵相率拜於宇下而因以爲壽此亦希覩云通故
邊海沙地城易傾圮當道檄余修繕余身任艱鉅衛
灰燒磚勅巨室有幹才者分督其事卒之工成堅固

可垂永遠及修葺學宮無慮數十百楹議罷派澗官
鹽輸價歲省萬金堪與家謂五山南峙而北境低曠
不免背寒迺築鍾秀山若芙蓉五朶南北對峙又建
事友堂以接學士大夫建壩剛以防壅決似有侍郎
陳公梧岡記海門窻戶霍岱奸猾異常因隣人成奇
家頗饒乘父兄病故迺以人命捏告馬隨置計圖詐
騙余親檢二屍並無一傷依律反坐罷計不行橫誘
余受成厚賄馬頗疑之後按道狼山副總兵王南川
公懷慶人也性梗直竊為不平向馬指天誓曰若鄭
守纖有所私某止一子才十齡當不獲生還馬大慚

而止且辯出侯氏田實等冤獄皆余虚心詳鞠求生於死求出於入也適人修誌特爲余作名宦傳已巳春陞袁州府同知卽嚴相故里也惟存五府居第毀壞傾頽其木叢叢昔之勢焰今安在哉余歷任資序頗深廟堂惜余久淹不六七月擢柳州太守柳雖文獻之邦多爲雉鐘所據城外僅有民村三處各不滿四百餘人時督府殷公大征古田調狼兵十餘萬屯城下余內固城池外安兵衆晝夜不遑寧處狼衆之無統屬恃強聚夥搶擄姦淫恣無顧忌民苦而訴之必曰事恐激變計無所出余不忍坐視乃進而謀于兵

道密造材官數輩禽囚囚礙於市不書姓名各管自
相疑阻其患遂息監軍道發俘囚數百名置審內有
幼者六十餘余憫其無知就死適各易年歲而曲生
之正擬修學養士清田催稅爲百年計辛未春大計
以閑住黜歸余之被黜也先年諭佐古溪道出良鄉
縣麻城蔡應揚爲縣令地鄉科也初與接見甚洽渠
送車一輛載行李至涿州六月甘雨決旬與人大辰
方至郵舍余亟啓視之輜車盡濕始感怒既而思其
出於無心隨恕焉量青遣之與人度余終不釋然恐
貽書蔡窮竟其罪反橫訪以激蔡忿遂信而心恚之

蔡楚人爲江陵黨賂擢侍御後巡按淮揚余離通已
二載值大計尚有舉刺故撫無影四事彈劾擠殞余
時在粵西去君門萬里不能一鳴心迹竟泯泯罷
歸此余命也祭之何嗟夫余本一韋布士耳素以忠
厚立業宦遊二十載念切愛民事專奉公無機械變
詐之習無敲朴嚴峻之刑戊午冬入覲至滁州有歙
人劉潤問朝生皆監生也素受余恩各持銀器五百
餘兩遠來投謝余嚴拒之一切餽遺秋毫不染此心
可對天日戊寅恭遇今上大婚尊恩長子一麟以
南兵部職方司主事照例題請奉旨准以原官

致仕余妻胡封四品恭人居嘗每思二大人不得一日祿養爲終天恨至老年語及未嘗不流涕嗚咽待庶母翁氏曲加敬禮謂翁在如我父在也死之日合殮俱從厚附葬於先考墓側余鮮兄弟止有堂弟三人無不愛惜貧乏各與田濟之姪義三婚養亦一體無間無姪女若親生爲擇配于歸佐以奩具親甥清一清吳一麒麟輩教誨飲食自幼而長皆周旋余家視諸兒無異隣人司馬桓自出官門與余同庚雅好後余浦醉刃邑父母許公有傷浦先當道坐桓房主與謀遣戍遼陽余甚愍之適余第時吾處蒲州陳公任

山海關主事亦素知其寃因余面囑遂得縱歸及卒
貧甚幾填溝壑余捐資與其妻依祖墓而合葬焉邇
者連遭歲凶己丑旱甚族之老稚饑餓難存余與諸
兒曲爲貸賑庶幾不爲餓殍有疾苦則救之有貧乏
則濟之卽未遇時亦無鄙吝色 有至宦邸者罔

不抑心爲處各厭其欲而歸歸田以來杜門課子詩
酒自娛胸次寬舒與物無忤足跡不入公門遇里中
寃獄若羅化一陳三李周一等力與辯白一無所私
百凡以天理人心自相勸戒曾不設謀奪人產業爲
子孫累歲週社會或赴主宴浩歌暢飲盡醉方止未

官失德喪儀歸寢而已尚有微隱曲折無媿屋漏不
敢備述此余生平之大槩恐百年後諸兒不能悉知
余行之顛末今雖老尚能拭目手書自叙狀畧如右

廣西潯州府知府郭公鼎忠墓志銘

郭子章

五雲北關之郭與予冠朝薦溪下驛浣溪俱出唐樞
密使延高公後樞密墓在符竹諸郭皆由符竹分徙
北關始祖以文勝國末由符竹徙今五雲北松關冒
姓劉以文傳允和允和傳制宜制宜傳孟舉孟舉傳
洞俱蚤逝齒俱三十六亡月日俱同不絕如綫洞傳
寧方始衍四子仲卽慶雲令贈奉政大夫騰學者稱
小村先生今潯州太守簡齋公父也奉政公四子長
庠生良過張氏出次庠生敏陳氏出又次英俊及海

州公蕭宜人出宜人將免公夢一金紫偉丈夫揖而
入詰旦公誕十歲能文日誦數千言髫年補博士弟
子員奉政公幼後家徒四壁立公師伯兄攻苦食淡
與諸名士相切摩大有待賢序皆學試三冠五雲士
嘉靖甲子舉於鄉錄猶刻刻國忠已上春官始改姓
郭更名鼎忠慶辰再上春官不備以母春秋高詞選
拜亳州守毫故饒守者多累厥是待子官南虞衡此
毫只斯夕以書相淬勉公曰毫故名苦縣吾收不廉
溥持水蘖行歸約刻孝順事實以風甫甚民作三十
誼歌印圖懸之國門辛巳冬賢宜人病卒于署士民

哭送境外爲公立生祠公奉母極歸墓倚仲兄爲家
督廬墓讀禮乙酉服竟補睢州睢俗憚悍喜聞公亭
疑平反歲饑甚路殍相望尸填於壑公施糶施帟寒
藏成墟夏四月大旱公祠誠露沾得大雪民作瑞雪
圖以志州故有周程張計四公祠公一新之請號房
數十楹處羣彥肄業其中士爭自濯磨相然脫穎明
年入 觀會歸德府丞缺總宰宋公粟谷宗伯沈公
龍江交口薦公補府丞孟諸商丘之間唯恐一日去
公如失慈母也公去雖士民舉留如宅生祠脉宅尤
閩壯公治歸德亡其亭與順丁亥黃河淤 上命工

升都給事中常公居敬治河委公督工公經營節省
委婉調停越二載工成視河使者奏治狀第一奉

旨陞俸一級三載考績最恩綸褒嘉贈慶雲公如公
官母蕭妻張贈封俱宜人會陳州兵變當事者借公
救之公往廉得其故誘首惡置之法脅從羣兇悔禍
積頹公悉貫之陳州底定癸巳陞廣西潯州府知府
歸德人戀戀公如去亳唯日士大夫設祖帳百餘里
信宿乃還公初入潯潯廓外分兩河河分兩關商艘
湊集故禁三日一放湍急舟擁人船俱溺公至弛禁
不時啓關人貨兩完活稅額外豪無別賦甲午六月

旱魃爲虐公請禱夢朱衣白簡神人來謁默示雨期
晨興烈日當空少選微雨濛濛抵暮滂沱四履周洽
潯徭民雜處公戴星出入惜怛勤恤固屬訟牒不苦
析楊不苦贖爰質成者累累公亦遂以此勞率伏枕
載病赴 親至黃州劇予時爲楚藩右使公書來計
議予曰入 觀中涂病亦時有之例當具疏告病仍
聽銓部考察夫留患病經過郡邑當告印照予乃爲
公代草公留舟中差人上疏旨下吏部類遣察竣公
在留列部給劄云潯州府知府郭某循謹之行通達
之才歷官夙有賢聲守郡尤多惠政中途患病尚存

補親之心久治不痊乃決懷歸之念合無展限沿涂
調理痊可入粵復任三月後廣西撫核移文來借公
體少平而高尚之志確矣竟具致仕狀以復絕無出
山意築室小圃琴書自娛時邀達者論道談禪暇則
垂綸十八灘採藥芙蓉山間或課子弟督耕耨松庭
風院怡怡如也歲時修祖墳葺賽堂買祭田共桑盛
追思正菴翁一派豐約不齊自昆弟以及再從三從
亡居者屋之亡妻者室之死亡所歸者殯之亡後者
後之亡食者食之孝友之聲洋洋家族邑郡仰止高
風妻請賓席不赴懸車問九節始於世公名謙出字
蓋臣生嘉靖辛丑十二月廿五日卒萬曆壬寅七月
二日享年六十有三

慶遠府同知葉公禎墓碑

丘游

天順六年冬十二月巡撫兩廣僉都御史葉公以廣西慶遠府同知葉禎死事事聞諸朝請加褒卹上俞其請錫以誥命贈禎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叅議兩藩吏民及天下之人聞者咸咨嗟感發以爲聖天子之褒嘉都憲公之扶翼所以風勵有位非特爲一葉氏也嗚呼至哉君世家東廣之高要所居鄉壤接廣右峒徭時時竊發爲鄉人害君已不平之迨官潯州又當羣蠻出入往來之衝然知其地勢險易夷情向背每登高望遠慨然有一舉掃平之志及來

宜見賊勢甚盛民生日戚守將因循怯懦而牧民之
官又以責不在已不復動念慮民罹其毒已極思欲
奮擊之莫為伸率所轄州邑民餘無幾嘆曰宜民盡
矣及今不為後無可為之時矣每與僚吏言之激烈
泣下誓不與賊俱生聞者感動既條郡中合行事宜
建曰于都憲公復與父老之有智慮者圖所以禦寇
之方甚悉增括民之丁壯什伍其人置長分領之民
爭赴集無隱匿者君躬鞍馬服弓矢日號令訓練之
諭以保衛鄉井之意莫不踴躍奮發思欲一戰峒首
辜父強者積年劇賊也數敗官軍將或跳梁城下無

敢誰何者君生擒之兼還所虜子女畜產之類自是
賊雖稍戢而其徒徃於常勝益憤耻互相糾結思必
甘心於君而後已未幾賊大圍旗山民告急守將若
罔聞知君亟率民壯趨赴之賊望軍容整甚非往昔
比不戰自潰子女在虜而得生者餘千人君旣旋兵
賊偵知無繼援潛躡其後君返旆與賊所殺畧相當
是日君之子公榮死焉君知賊不得意去必再來羅
爲之備會所屬東蘭那地二州土官遣土官持牛酒
土物來謁君一不受論之曰若等能爲我出力勦絕
蠻寇就以爲犒賞之資土兵亦欣然聽命越兩日

賊合衆攻雞刺等村報至君躬請于哨守都指揮黃
鉞等曰民危矣我輩爲民父母不一援之忍乎時黃
方與黃知府會次學官力止君行曰峒徭阻村寨此
常事耳君備喻再四繼之以泣二人者畧不之省君
怒拂衣上馬去乃號召民壯及二州之土民會西府
廟前出所作誓書諭之衆義其言咸感憤愿効死力
遂分兵東西二路行行至中途柳青鋪前賊遽突出
人頭山下橫衝我兵君麾衆與賊連數合我無拔校
賊衆益至賊物色得君所在橫矢刃向之君身被數
創猶手刃一人衆寡不敵與從子官慶民壯璩用和

等三百人皆死之歲己卯二月二十八日也是役也
忌君者恐其成功潛遣人泄機於賊故至於敗嶺南
素無雪是日雷雨大作平地雪深尺許賊大驚異遣
下所虜人畜棄圍去那人聞君死老稚號呼循山谷
遍求遺骸又明日乃得其首他處相與裹漆數日始
斂神色不變寓視賊下手香燈爲文祭哭者相屬不
絕忌者雖快君死中懷疑懼反以激變証君帥府入
其言民不勝憤相率叫號走千里外懇于都憲公事
竟得白於是自總戎以下咸遣人祭賻乃撤沿江兵
護其喪東歸迨褒贈命下巡按御史命宜人置屋祠

之而東廣藩臬諸公亦皆詩以悼之云君諱積字夢
吉別號確齋幼補郡庠弟子員以毛氏詩領宣德乙
卯廣東鄉薦連試禮部得校官輒辭不就卒業太學
者久之解褐得澤州府同知丁母彭氏憂起復改鳳
州府專職撫民所至取古良牧守之政宜於今者行
之其始也人皆目以迂僻及其久也莫不翕然大於
以化君性勁特外若簡曠而中確然有守遇事奮發
取爲心志所嚮利害禍福皆所不顧與人言竭盡底
裏不復回護遊忌周人之急惟恐不及妻子不免饑
寒不鮮也赴官宜時道遇郡人烏太學生者以之紀
言探囊無所得遂贊同舟者白金十兩與之其好義
多此類年僅四十有九

柳州府同知伊先生伯熊墓志

袁宏

伊虛室先生者吳人也諱伯熊字臣舉其先海州沐陽人也宋之南渡而遷于吳云 高皇帝之初建金陵也徙人實京師故高祖彤者又籍土元人封尚寶司少卿高祖妣朱封宜人曾祖悌曾祖妣梅伯祖侃舉進士官工科給事中祖溥封南京刑部主事祖妣顧贈安人繼陳封安人父乘舉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司僉事妣蔣封安人僉事公之赴蜀以道險欲分蔣天人與仲子伯羔乘他舟以防不測先生年十三對曰死則同死耳柰何分舟乎遂同舟赴蜀故金華濟

公瑄亦官蜀試先生文奇之命其子少司馬希曾公
同講習弘治庚戌歸南京兩試儒士不第補應天府
學生故御史四明方公誌提學考先生第一命諸生
爲經文會擇諸生之明經者校文而校易者三人則
先生與太常卿崑山方公鵬少司寇太倉周公廣也
正德丁卯中鄉試戊辰會試今大宰吳公一鵬同考
校易讀先生初二場文奇之列高選矣而先生以逆
瑾用事非求官時遂不終試吳公索三場文竟無有
也旣而知先生名深加歎惜賦詩送歸由是名益振
庚辰會試不第就選深州知州富民滿存投刺請罪

存嘗獲罪前守深人疑將爲前守復讐而前守適移
書言深人短長先生謝曰人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
過卽良民也對衆焚其書深人始安前守公務弗辦
府使下州督促供張繁費民不能堪先生至則懲其
慢令完其稽牒不旬日而辦乃後州事不愆期而府
使不再來矣於是節浮費均徭役招流氓辟荒萊糞
黷校正禮俗而深以大治深地錯文霸寇劫肆掠乃
增城浚涅簡士卒被騎射廣偵候山東鑛賊作亂萍
張畿輔先生以公事出署事者驅民登城賊未至而
民先疲先生歸悉散遣之倡勇敢申保伍期寇至則

乘城民便而盜亦戒不敢犯境州人張廷雄于貲三千者濟惡武斷鄉曲持官吏陰事莫敢問亡何謀殺人廷自當毆殺罪而匿其子乾于勢家乃計捕其子罪以謀殺而羣飲殺人者則止坐一人凡訟辭一覽卽洞情實吏畏悚莫敢舞文獄中常空張某先以累坐死察其冤許以不死時張乾在獄約其反獄某曰伊公信人也許我不死矣忍負之以速死耶凡經擬斷囚自謂不冤而上官亦無收擬者諸上官有事畿內若清贖稽倉檢災覆獄類承委先生卽事事當上官意無弗下禮幣勞獎者今 皇帝之入踐大統駕

出真定栢鄉縣真定要衢也先生承檄攝事平道路
理橋梁飭行宮潔庖福土供軍狩下至帷幕器皿靡
弗恪豫事集而民弗擾胡僧班丹朶竺奪民田萬事
敗有力者爭佃之乃歸其田于民而徵稅如故勢家
有侵民田者丈量而歸之癸未蔣安人喪歸深人遮
道泣服闋改守祁州祁去深百餘里耳下車深人咸
來謁絡繹于塗三日無虛日前守祁者多良吏乃仍
其舊貫益尚寬簡山西鎮守太監張某族殺人求援
於張張曰知州豈冤人者邪他縣令嘗誤入人先生
承委覆決其無理取勝者謂人曰伊公不可欺遂以

實首夫能使中官不敢以私謁而無情者吐實此豈
礙礙俗吏瑣瑣者能之邪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此言忠信之感人也其他宥輕刑故如此類者尤衆
北方力役繁三歲一易乃卽役之難易家之富貧而
審均之正其冊籍校吏歛戢民間養官馬者日困則
爲教以孳牧之術嚴其殿最之令而民稍蘇矣訟罰
贖者多令入穀爲歛散賑貸之法徵賦則民皆先期
納不筭一人禱旱捕蝗必躬必誠而旱蝗亦不爲災
野蠶成繭令請以聞則抑之李得山四世同居爲請
于上官榮以章服每造廬存問焉陳泰有粟二千石

畧做義倉以千石振鄉之不足則請致鄉飲鄉大夫
之貧而有守者加禮而周之在初三年遷廣西柳州
府同知去之日和人遮道泣猶深人也柳道遠多瘴
以病致仕歸歸則習服氣養生之術然竟以此卒將
卒不亂語子大生日吾得正斃者矣夫何言雖然吾
死爾必儉用而下人先生學有根源著易義四卷行
于學者從游多名士

桑悅傳

桑悅字民懌居海之沙溪穎悟博學凡讀書過輒焚
曰既能憶矣何所用之敢爲大言嘗銓次古人以孟
軻自况班馬屈宋而下不論也有問薛文公曰此小
兒號啞耳問翰林文學曰虛無人舉天下惟悅耳其
次祝允明其次羅玘由是喜俠者多慕焉海虞水利
體故重部使者每駐節悅詣謁之書刺曰江南才子
桑悅時悅爲博上弟子固不當刺又厚自諺使者大
駭不解其爲何物人問左右曰書生也迺延之校書
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卽索筆請書足使者敬

服因規之子大夫服高世之資弘博無前正須自立
以待昂霄晉人衰世之習非所宜追也間者屈迹
來獎特可冀不有今日幾失南金若更不裁是有孤
白之喪而反襲之也後以貢士試禮部文大奇典試
日豈江南桑生耶狂上遂下第大學士丘濬慕其名
召令觀所爲文給曰某人誤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
不怯穢乎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然則生試爲之
歸誤以奏濬稱善濬嘗饋以純項悅詣謝濬曰純項
美何如生固甘之否對曰使悅嘗上方芍藥候所不
足甘而一純項何殊草具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

某州博士濟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送洛陽令故
遺生袁家紫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
其便利如此山東提學掾將行請游別游曰某州博
士桑棧有文才宜加優禮掾至州不為迎掾問長吏
悅今何在豈有恙邪長吏素遭狎侮皆為之曰無恙
此人虛有重名自負不肯來掾使吏往召之悅曰連
宵旦雨淫此傳舍泥家室皆不康何暇採言既採
胡麻坐吏報歸採益兩吏使促之必來悅怒曰始吾
謂天下未有無耳者迺今知有無耳者掾是也且悅
非可能令來者掾非可能召悅者必欲相屈乎不能

也第還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掾聞欲收之緣游不
果後三日恍詣掾見禮博士當跪掾恍長揖卽就列
掾作厲曰博士以掾爲不當跪耶不足跪耶卽有學
何能加題公恍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
譴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汲長孺賢過恍耶今明公
以面皮相恐豈寥廓之士可籠之威重耶恍雖賤誠
所不能當但恍去則天下莫不曰明公不容恍因解
綬請去掾不得已容之掾嘗選兩博士自隨恍在選
他博士被顧問必端拱對校文不坐恍請曰犬馬
齒長不能以筋骨爲禮小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

得坐卽移所便坐按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悅曰匡
衡講經書能解人願今予亦復能乎對曰悅所談玄
妙匡衡不敢望假令匡衡而在可使解願何但名公
願賜清閒之宴御史壯之令坐講悅因跣足捫蝨御
史不能禁令出後復薦之遷長沙別駕尋轉柳州州
迫西戎荒落殊甚悅不堪思歸因作詩有鳩鵲道我
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之句會丁外艱服闋遂不
就居家益不飾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

論曰以民樸之才加之繩墨上可以休贊龍章下可
以美垂鬼跡蓋文以行彰位無虛踐也而落落下僚

豈命也哉。文則馬拔欲使端士祖述難矣。世固有惟
量之賢成就其志謙尊君子不亦相去遠乎其所詆
嘆皆古今名碩固難盡是亦難盡非。傳曰笑古人之
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則其大較也。孟軻在當時無所
適而民懾稱之可謂千載知己推原其意豈亦以軻
爲狂耶。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懾可與進取者也。

賓州知州蔡運傳

忠節錄

蔡運江西南康人洪武中以貢士歷官四川叅政清
勁直諒不諧於俗尋罷歸建文中復起賓州知州有
惠政靖難後以奸黨論死百姓憐而思之

鬱林州同知張君鐸墓表

王直

張氏之先洛陽人五季之亂始徙家蔡和木熙寧中
有兄弟二人同舉進士曰汝賢爲江淮發運使曰汝
明爲湖南觀察使皆有盛名而家益大有譜牒至君
之曾祖君瑞祖文良父子禮皆不仕文良長身玉立
言行不妄鄉稱善人子禮則謹於事親而勤以植家
自少與翰林侍讀梁先生友善及君則又與先生之
子候官令叔蒙嘗同學有龐澤之益諱鐸字振文自
邑庠生充貢入太學友天下之賢而學益進謙恭自
持謹於禮度歷事兵部禮部俱以謹慎得名歲丙辰

有鬱林之命鬱林匪越地自昔稱僻陋之邦其人知
力田務本而秀民亦頗好讀書然風俗未盡淳君一
以寬簡爲治而民安之乃興學校申教條暇則躬詣
明倫堂集諸生講論豐其供給蠲其徭役以課勵之
由是諸生皆勉學以圖仕進民有兄弟爭訟者君諭
以大義使退而自思往往不終而罷州南有廢地弗
治君教旁近民使墾耕而食之曰吾不取汝稅也人
知君意在利民凡廢地皆墾耕郡中幾無遺利於諸
壇墠以事神保民者皆治祭以時由是水旱疾疫禱
之輒應而民受其福田州人爭地相讐役久不決藩

省大臣知君可任乃委君及諸司所遣官屬往平之
宣布 天子恩德與不忍加兵之意按國誌考故實
俾各循其舊一毫饋賂不得行於是皆悅服而罷壬
戌述職朝京師奏課在優等歸至郡得疾惟第三子
志在側醫藥弗効志禱于神請以身代亦弗應疾革
謂志曰爾幸領鄉薦宜益勉於學以顯親揚名毋怠
言訖而逝距其生洪武丙寅年五十七志自太學選
爲南刑部主事當之官來求文表墓上

廣西橫州判官王君濟墓志銘

劉

鹿

王君諱濟字伯雨別號雨舟其先泗州人元季六世
祖道輔避兵烏墩鎮遂世爲烏程人道輔生敬先敬
先生宗孝宗孝生瑜瑜生英號且間林器豪爽而篤
于義弘治間例授蘇州衛指揮使君之考也娶朱
娶何何生君君少穎敏好學弱冠補郡學生例補
學生試秋闈屢蹶年踰壯謁銜曹授廣西橫州判官
橫嶺南瘴厲地去邾幾八千里君怡然就之橫會缺
守州政多弛盜且作君視篆得其習俗利弊召橫人
集議議定乃囚革之凡所設施咸與橫宜橫俗丕變

盜亦潛弭州以無事君退食之暇植湘竹盈庭吟咏
其下采其風土物宜與域中異者類爲一編曰君子
堂日詢手鏡遠近傳之所論逆猛事尤詳識者服其
先見無何以母老乞疏終養橫民傾城雷之不得歸
事何又十年色養之餘沈酣古雅與僉憲西溪龍公
霓太白山人孫君一元輩觴詠取適君衣冠甚古居
當吳越要衝騷人墨客日常滿座酒行意暢忽自稱
紫髯仙客或病其放君不然若況愛而中實介然決
擇若今銀臺張石川奉其翁天方公吟眺往來殆且
十年得詩若干篇好事者題曰浙西倡和梓行于時

夫賢斯慕慕斯集集斯勝勝斯述述斯永觀是詩君子以爲知道樂而貞和而文名教餘地庶幾乎浴沂之亞座上如雲者不能嚮風而未乎千里逢迎恭不勞慎不憚非忠信固存其何能毅或以爲放何足以知之若其從弟大學生洲少失怙又罹多難若內勸之學外禦其侮怛焉惠焉放者固知是乎下洲一等者君揭貲以通其有無難則排之紛則解之有告于君君應之無難色放者能之乎又其下者達諸剡窳饑食之寒衣之藥餌樁埋之雖倒囊不惜放者不慮也故內外人士瞻望而舟若綴旒之有是深延庇覆

以爲恒至浮屠傾圮亦力治而不惜或曰爾舟爲才
所使不然要皆義稟獨厚遇事激發無所不至求之
同生固稀逢也庚子八月十九日卒所著有谷應水
南詞和花菜夫人宮詞若干卷傳于世嗟乎爾舟已
矣君有決科應制之器不獲取一第有長民御俗之
術不獲領一牧有博物崇古之識可以追騷翼雅谷
應水南宮詞諸作不足盡其才太白山人西溪龍氏
兄弟姑蘇張氏橋梓論道說詩以及四方儒彥臨眺
往來觀其雕梁藻榻錦衾繡茵多上世所遺益以法
書名墨照從贈和之詞閱之信宿不可窮盡意興悠

然非尋常可及銀臺君狀其行有曰冲襟曠度可以
敦鄙可以寬薄益久交而獨見也

廣西橫州別駕王君濟行狀

張 寀

君諱濟字伯雨雨舟其別號云按王氏其先爲泗州
人元季六世祖道輔避兵南遷遂籍吳興之烏墩鎮
道輔生敬先敬先生宗孝宗孝生瑜瑜生英號且聞
君之考也以材能自振豪爽而酣于義弘治間例校
蘇州衛指揮使娶朱氏繼何氏生君君少穎敏而好
學博洽自許尋由郡學生例補太學生屢躋于秋闈
齒旣踰壯始謁選銓曹校廣西橫州判官橫爲嶺南

瘴地士多不樂往君怡然就道比蒞州州方缺守旣攝篆視事盡得其俗之習尚政之利弊召父老庭下集議可否而從革之于是民知向方盜亦潛弭俗用不變君退食多暇植湘竹盈庭日錄其風上物產大異域中者爲一編曰君子堂日詢手鏡俾後之人有考焉其論逆猛事尤詳確人服其先見君以儒術緣飾吏事超然遠覽一州別駕居未展其驥足而方可以觀其政矣未閱歲忽念母氏春秋高疏乞終養上官倚任方隆下及耄倪遮道留之竟弗能奪歸事其母何夫人年踰八十養志者十年暇日游心篇翰寄

與山水時則有若致仕尚書南坦劉公麟命憲西漢
龍公覓太白山人孫君太初方結社湖南喜君之歸
爭邀致之登臨鴈詠高風自持所謂崇雅小社者俱
自南坦公傳諸海內爲美談云且聞翁故官曉有
蓄將卒左右言于君請收視其所有者君斥之不一
省問曰吾母及吾女兒弟在忍以細事傷我心耶從
弟太學生洲少失怙懼多難君爲延師家塾教之而
扞禦其外侮力撫其成祖塋基廣稅繁族人莫辨江
州衛軍裝每五年徵旅遠累其族之貧者尤甚設館
已產代之媼黨隣里故舊凡以貧病死告悉於君言

衣食之慮居之樂餌辨埋之無言容境內浮圖類廢
或謂修復可以兆人文若獨任之未幾登科者累二
人

教授李文利傳

李文利字乾遂成化庚子鄉薦授桂陽縣教諭家傳
理學行已清修嘗校文兩浙如方伯范軫及姪方伯
永鑾皆其所甄拔陞思南府教授所著書有律呂元
聲蓋據呂氏春秋并隋志劉恕通鑑外紀所載伶倫
制律三寸九分爲黃鐘之宮因而詳加考證以三寸
九分正司馬遷黃鐘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
一生二由少及多見黃鐘數少極清正宮聲爲極濁
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
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以正徵循環無窮正隔

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畫圖立說凡六卷揚月湖廉
稱其天授獨見嘉靖三年永鑾爲御史題請于朝以
復古樂借有司鮮通其說者輅官閩謁其墓從其兄
元講究是書序而刻傳之然王浚川廷相辨其不然
益習於舊說久矣厥後有蔡于毅者字虞壁東沙人
歲貢入太學授湖廣行都司經歷卒于毅修行積學
博通古今在國子時禮曹鄭善夫流爲其明習理數
請召擢以正司天之謬不果用嘗輯開國事略十卷
有抄其稿者久而易名曰龍飛紀略刊布人不知其
出于毅也時論以于毅之學與文利頡頏云

龍江驛丞杜長公常墓志銘

張時徹

在昔騶虞化行兔窟俗美豈懿宣介競相慕悅以爲躬之不逮也故緇衣箬好杖杜興懷斯其懼之亦至而赴之亦勤矣世之棄也棧械繁興質行鮮寡干戈起於比隣毒螫藏於燕妮又惡脂所謂朴茂豈弟之風乎嗚呼若杜長公不循行古之道哉公諱常字守經竹月隱公長子也孝友天至逮事王父母極誠其奉而竭力窶窵之事競競焉卽隱公亦不知其費所由辦也有弟三人曰并曰晟曰昂悉推世業與之而獨肩養生送死瑣鉅諸務昇遊學四方客死於楊明

往歸其喪曰於我乎感昂未有室曰於我乎室女兄
殯而貧其子指弗振也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葬
他如厚筐篚以資從女者三如其女捐資以葬人之
不能喪者如其喪諸種種義行都若此平生不妄言
笑不輕與人羣御家莊而有禮諸弟益甚嚴之女婦
肅肅治裁織饋餉事罔諱于室罔羣聚而嬉謂施於
有政者非耶子姓踰禮凌節卽疎遠亦撻責之行於
道則卑幼肅恭俟其過過卑幼門門者疾趨降階肅
揖而送之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
兄弟言依于友間有反唇評語或戾而闕墻者日有

孚格曰杜長公得無非乎初爲奉化功曹同曹椽有
患疫痢者衆徙以避長公曰夫固舍中兄弟也而急
乃棄之乎躬視湯藥或竟夕不還其人育妾而弗歸
也而衆頗疑之長公每往必與其僕偕明燭達旦久
之人始服其至誠云後移役南溪晨出走衢路路遺
一青衣囊舉之中如有金也歸而懸之解舍往跡其
人于亡所俄有泣而至者曰我里役也掌收部料持
五十金輸縣時天未曙假寐道左會縣官倉卒至前
驅避而遺之死無以償矣長公曰收汝泣吾以是待
君久矣卽挈而授之其人以十金爲謝長公曰君謂

有還金而望取分者耶辭而去之後奉化曹尹蘭溪
唐尹同會於棘闈益談及社稷事而各舉所聞歎曰
孰謂世無好人哉楓山章先生理學名臣也見長公
輒禮之謂他客曰此其人素行合于聖賢非可以椽
吏少之已而授廣西龍江驛丞上司廉其幹會有以
毒藤自殺者而誣怨家殺之郡守謂怨家實殺之也
而當之死具獄上憲司則移長公覆訊訊乃出之守
惡其反而笞之長公曰嗟天乎辨寃而或可矣笞何
憾耶後征蠻事起臺憲檄之督兵以此嬰疾卒於舍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一終